

T 5781/3116.2 (4)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4

東坡先生集卷之六

太原 王錫爵 元獻宗 歸德

林陵 焦 詠 弱漢人 亦訂

范子 陸柳之 范柳之 亦訂

綱公 周曰天 亦訂

東集

卷之六

自方有志之君不有區區其意以謂澤當時定號表世而

其意以謂澤當時定號表世而

謀心

兵而不到其處

兵而不到其處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卷之六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太原 王錫爵

元馭王錫爵續集

秣陵 焦竑 弱侯父 參訂

邑子 陸翀之 飛卿父 纂輯

繡谷 周曰校 應賢父 督刊

策集

君鑒

元馭王錫爵

袁閣師 元峰公 評 蒼古而 澤宕逸 而致沉 鬱雄渾 而雅冲 澹而腴 刻畫而 自古有志之君未有不慕義皇景姚如潤澤當時延號來世而或不盡應者自睹盈而狎人之心大備也今夫政至曠也剽飛蠕動皆頷其處必使一人當之雖堦堦之徒不勤於此矣輿地至廣也隩瘠相違質文不相為謀必使一人周流之雖行賈之勞不烈於此矣民偽滋章類其而不列其慮暮夜戒鈴鑄而旦

不傷骨
精麗高
俊而不
傷体枯
弄注射
倫：乎
其風之
雄也

帝王大
道發揚
明徹

畫逸閩門之禦不可紀也。必使一人燭之。雖祖儉之營。不殫於
此矣。昔者軒轅氏之有天下也。受學於王屋。誦道於崆峒。登具
茨而師大隗。際岱宗而奉中黃。推步咨力。牧占候。詢山稽。諱攻
戰。則納五音之策。窮神姦。則紀九澤之辭。觀地理。則書青鳥之
說。林傷殘。則綴金冶之術。舜命九官。各比其職。明四目。達四聰。
闢四門。詢于四岳。咨十有二牧。嗟乎。此何為哉。夫軒轅氏生而
能言。即役使百靈。有虞氏握璣衡。懷神珠。史稱濬哲。文明其道。
豈在山稽力牧之下。而智不若二十有二人哉。指燕盤之知。以
建會通之節。撤慎攸之明。以際昭曠之路。其道從是也。是故帝
者地也。地能下。故其載萬有。王者枉也。自覩枉。故能受繩墨。易
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謙者虛也。虛者盈之反
也。昔者舜之贊堯曰。稽乎衆。舍己從人。其稱禹則曰。不自滿假。

比擬精
當

出入絳
古今

會得古
人一種

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
能。堯禹之德。無所不盛。舍己而不自滿。假聖人能之。賢者之所
勗也。不肖者之所值而驟也。是故天下重器也。今夫負百鈞者。
度不勝。必求助於人。懼顛越也。恃其有而期以自徯。必有絕筋
而斃者矣。古之聖王。蓋明於此。故兢兢焉。不能一息安。夏后氏
一饋而七起。或曰。勞乎。曰。吾慮賢士之留吾門也。豈惟賢士在
輿。則有放貴之規。位宁有官司之典。荷几有訓。之諫。居寢有
警。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燕居有師。工之誦。文子曰。聖人不
讓負薪之言。以廣名也。夫負薪人之言。猶且聽之也。矧賢士。我
詩曰。詢于葛藟。此之謂也。孟軻氏曰。訖之聲音顏色。拒人于
千里之外。故訖者。虛之反也。今夫銜瓦之屬。虛中者。受孔子
觀欹器。屬其小子曰。滿則覆矣。夫不受。漫覆。溢于不受。故觀

超卓意
思始能
設此議
論

人者觀所受也。天下之言受者莫如海。其次江河。次澮。次溝。澮雖無齊。並有受者。也是故庶人視溝澮可以保其身。大夫士視澮川可以保其家。諸侯視江河可以保其國。天子視海可以保天下。傳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以其善下也。是故天子天下之海也。負土益泰華之巔，使稟操神鳥獲荷，纍裡終歲不能加。尋丈洪匯于千仞之堤，不介五尺而湍汎無滌者，持卑而建甓之勢易也。後世則不然，庶人殼利士殼執，卿大夫殼勢，已有未善，曲覆之惟恐露人有善，不害則奪之悲。夫是集詬之行也。人君有甚焉。據崇高之位，持恣睢之柄，誅戮在前，榮辱在後，藉侍其所長，雖周旦召奭無所售其智矣。彊遂而辨，雖孔丘孟軻無所殫其論矣。設為叵測，以赫然臨之，雖龍逢比干無所關其忠矣。昔者堯咨登庸，故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咨

曲中世
主隱情

正大典
則絕無
騰語

步驟波
瀾意與
法會

若予乘驢兜曰：共工方旨，為倖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共滔天。夫堯之心，豈不愛其子，而為其所素昵哉！嚚訟滔天，則中距者堅，中距者堅，則外傳者解體矣。是故明君不先已，以設距，不持量，以概眾懷。善若暘，得善若恐失，夫然後直諫多聞之士響臻，而影驚也。直諫多聞至，而人各以其底自獻，猶之薑桂參朮，醖然具陳，惟吾所適用，雲咸韶，獲之音迭，奏于前耳，不暇接乃天子。端拱蒙成於穆清之上，而天下之務鏗然畢解矣。志曰：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動。是以恩澤下究，而情不壅也。夫視以天下，天下莫不奏其明聽；以天下，天下莫不奏其聰慮；以天下，天下莫不奏其智動；以天下，天下莫不奏其力。故機神而縵緒，毋柁也。是故聖王不以一身擅天下之長，而天下莫與抗；後世之盛，皆歸焉。謙尊而光卑。

皇明官果書集卷之六 頁

賈駟僧
字應前

而不可踰。故曰：虛者善之祖也，善者逸之府也。人君莫不願逸，而曾不免。堯、禹、行賈駟僧之勞者，滑復之錮深，而取舍之間未慎也。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古之恣睢者，莫如紂、利、元、良、賊、諫、輔、髦、遜、于、荒、微、子、所、以、咨、父、師、而、太、白、之、禍、所、由、以、烈、也。志自滿，九族乃離，嗚呼！求無亡，不可得，小何可道哉！

兵農策

隆慶戊辰廷試

皇帝制曰：朕惟君天下者，興化致理政固多端，然務本重農治兵脩俗，乃其大者。書言：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又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夫成王初親大政，而周公即以此倦告之，其意深矣。朕仰荷

天眷，獲嗣丕基，自惟寡昧，未燭于理，嘗恭誦我

太祖高皇帝籍田諭

成祖文皇帝務本訓，乃知王業所由興，民生之不易，及觀

祖訓所載，居安忘備之戒，又日兢焉。茲躬率臣民耕籍于南

郊，又屢勅邊吏，慎固疆圉，博求制虜長策，亦欲庶幾乎知艱，詰

我以觀揚我

二祖之光烈，顧藝典雖舉，而實政未孚，督策雖勤，而武備猶弛。

按是科
穆宗讀
進呈十
七卷皆
不愜旨
取散卷
讀之得
羅卷逐
權第一
不與進
呈而獲
鼎元亦
奇遇也
羅公會
試時夢
一老人
入其舟
揭去會
試封條
易以第
一甲第
一名數

中有灼見
石為游後
之辭而稅

法環應氣
度行徐條
對策因應
教此

字將廷
試有禮
部當該
子方書
寢聞異
香透心
覺猶未
散編訪
無焚香
者惟羅
公卷在
馬果首
擢

步讓是
明斷
是明斷
王

四方浮惰者眾。未盡歸農也。何以使人皆力本而不失業。與自
此。鹽之法壞。而商農俱困。邊儲告乏。今欲舉之。其遺法尚可復
與。醜虜匪茹。謗報歲聞。何以創之。使不敢復窺。與議者或言空
戰。或言宜守。或欲罷調兵。或欲練士卒。計將安所決。與朕日夜
圖慮安攘之策。莫急于斯。而行之靡效。其故何與。抑其機要所
在。未克振舉。故人罕實用。功難責成。與爾諸士。習于當世之務
久矣。其仰繹我皇祖垂訓。貽謀之意。有可以便民益國者。明
以告朕。將採而行之焉。

一南羅萬化 太宗伯

臣對。臣聞人君之治天下也。必安攘兼舉。而後可以成天下之
至治。必明斷並行。而後可以收天下之實功。何也。君猶天也。凡
內而中國外而四夷。皆覆冒于天。而為所統馭者也。惟天好生。

務本重
農即是
安內治
兵修備
即是據
實心又
是明斷
根本

而虞情之用。並育而不害。惟君法天。而安攘之績。兼舉而不遺。
故務本重農。以厚民之生。而于以成順治之休。治兵脩備。以固
國之防。而于以達威嚴之化。是二者誠有國之先務。而不可以
偏廢。不可以緩圖者也。然非明以燭之于先。而斷以行之于後。
則雖外莫乎安內之名。而實效罔臻。雖從事于攘外之文。而成
功罔奏。其何以合內外之治。而用舒夫宵旰之憂也哉。故必君
以實心主之。而委任以責成者。恒出之以英明果斷之勇。臣以
實心効之。而分猷以宣力者。每竭之以左右贊相之誠。然後君
臣道合。而百度貞。上下志同。而萬化廣。五國可安。四夷可攘。內
可順治。外可威嚴。而久安長治之功。將致之。而無難矣。欽惟
皇帝陛下。以
聖神之德。膺曆數之歸。至誠饗帝。恭已臨民。天下臣庶孰

不翹首而觀拭目而望以冀沾維新之化而

陛下方且望道未見求治愈殷廼特進臣等于廷俯賜清

問惓惓乎安為壤外之策顧臣愚陋曷足以知當世之務雖然

陛下此舉蓋將採而行之非虛循故事已也蘇軾有言君以名

求之臣以實應之矧今

陛下以實求之臣敢不披瀝以對揚萬一耶臣竊聞之書曰天

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則知天之生

民其左右而曲成之者其責恒寄之君而君之主民所以生養

而安全之者其道實法乎天此人君所以與昊天同一道也夫

惟人君有同天之道則凡曆象日月以經天之時體國經野以

相地之宜立綱陳紀以定民之極愛養樽節以盡物之財皆所

以興化而致理也皆人君所以法天之政也然語其政之大者

一篇皆重法天上議

均周

代天應

則惟曰務本以重農治兵以修備二者而已何也蓋國以民為

本而農者民之命也兵者又民之衛也農有不重則衣食無所

自生而啼饑號寒之民且將有轉死于溝壑者矣君固代天以

任養民之責者也而乃使民無以為生可乎兵有不治則備禦

無所由固而寇賊奸宄之徒且將有駢首干鋒鏑者矣君固代

天以當安民之責也而乃使民失其所衛可乎是故成王初親

大政正天心陟降之際人心觀仰之時也而周公所以惓々於

告戒者一則曰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一則曰其克詰爾戎兵以

陟禹之迹是豈無深意而漫為是言哉蓋以知稼穡之艱難則

農事脩而民食有資人君養民之責盡于此矣知戎兵之當詰

則武備飾而民生有衛人君安民之責盡于此矣夫人君而誠

使民之得養也民之獲安也尚何化之不可興而理之不可致

哉故穡人成功而永清之治于前而有光守在四夷而重譯之朝愈遠而不替此古今之稱善治者必曰成周而誦周公之功者亦至今不衰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籍田有諭曰欲財用之不竭國家之常裕鬼神之常享其必由是乎大哉

皇言諄諄乎重農之意也

成祖文皇帝務本有訓首舉

太祖創業之難次及往古聖賢之君昏亂之主以昭鑒戒訐哉

聖謨切切乎垂裕之心也而又作

聖訓一書兢兢乎選將練兵之圖居安忘備之憂則當時所以

重民之命嚴民之衛者蓋周至而曲盡矣故民皆樂業而太和

之治允洽夷皆貢琛而來王之化益昭內固無不順治而外亦

重民之命嚴民之衛應前

無不威嚴所以上追成周之盛而啓我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

休者端不在此哉惟我

皇上臨御以來躬率臣民耕籍于 南郊則一念重農之意已切

至而不虛而又 屢勅邊吏慎固封圉博求制虜之長策則一

念防患之心已誠篤而匪懈其于

二祖之所以垂訓已身體而實踐之矣空農事修而民無不遂

之養武功振而國無不安之民也乃今彝典雖舉而實政未孚

啼饑號寒之民不惟見于窮陬僻壤之所而通都大郡亦或不

免焉督責雖勤而武備猶弛寇賊奸宄之發不惟見于窮邊荒

服之外而弄兵赤子亦尚有未靖焉則所以厘我

皇上宵旰之憂而不遑逸豫者良有以哉臣嘗反覆思之而得

其故矣試以農言之方今四方之民游惰者多歸農者鮮此生

字、
點實

之所以不衆而用之所以不舒也今

皇上誠欲驅天下之民而皆力于本其道無他惟貴穀粟而已

矣蓋穀者民之所資以為生也民終日不食則飢餓隨之迺今

挾末技而輕去其田里者豈民之皆不樂生哉穀賤故耳我

國家于常賦之外非有折贖鹽有飛輓初非不貴穀也嗣以國

用不經而見小以忘大于是有折色之免有解銀之額而糴人

之用日漸輕矣又何怪其逐末而忘本也故臣願貴五穀賤金

玉而曉然使知百谷之重如晁錯之所奏焉則激勸化導之下

豈無力本之農矣乎如是而謂民之有失業者未之有也若夫

此政之脩鹽法之理又厚農通商之最大者獨不可講而行之

乎臣以為法久而弊者勢也遇變而通者權也故屯種之田乾

沒于豪右而番休之卒服役于權門屯政之廢久矣然不曰湖

此段論重農而并及屯政鹽法

屯政

山斥鹵之可懇闢乎奸豪欺隱之可沒入乎游手游食之民之

可驅率乎昔韓重黎之田振武高子儀之耕河中彼豈奪諺民

者歟不過假不耕之地而收無窮之稅耳今空蚤為之制田之

見存者復畝而正界兵之服農者間歲而代耕而又時申召募

之令各與以可耕之田則經界定而侵併之奸不肆屯聚衆而

樹藝之功可成昔人謂其寬民力之最大者正謂此也工本之

鈔既難于補給而守支之商又困于折兌鹽法之壞久矣然不

曰錢鈔之用有當均者乎輸納之粟有當復者乎私挾私販之

令有當嚴者乎昔管仲之煮山海劉宴之幹淮鹽彼豈培諸其

民者歟不過總其權于上而布其利于下耳今宜定為之制重

鈔法以收買餘鹽而使竈有所賞輕中納以招廣商人而俾鹽

無所滯則竈得實利而法禁可施商有餘貲而正課自溢昔人

此論鹽法

以上俱論重農

謂其飛輓之最速者正謂此也。不然則清查愈密而屯政愈不脩。法禁愈嚴而鹽法愈不理。譬之醫者不治其本而惟治其標亦終必救而已矣。欲農商之兩利也。胡可得哉。以兵言之。方今邊疆之地。醜虜匪茹。警報歲聞。此備之所以不嚴。而武之所以未振也。今

此段論治兵而重將帥為要

皇上誠欲奮天下之武。而克壯其猷。其道無他。唯重將帥而已矣。蓋將者。兵之所恃以為主也。兵一日無將。則喪亂從之。廩餼而輕離其卒伍者。豈兵之皆不衛主哉。將輕故耳。今我國家于沿邊之地。分據以參將。專制以總兵。初非不重將也。後以承平日久而重文。以輕武。于是有巡撫以轄之。有總督以統之。而文法之拘日加密矣。果安責其應敵而制勝也。故臣願重其權。專其任。而屹然使當一面之寄。如趙克國之所行焉。則委

此論戰守

任責成之際。豈無敵愾之勇矣乎。如是而謂虜之有竊發者。未之有也。若夫戰守之策。調練之宜。又安邊保邦之最急者。獨不可議而行之乎。臣以為一勞者。永逸之基也。暫廢者。久寧之道也。夫今之虜。非昔之虜矣。颶舉烏集。眾寡之勢。既殊而狼奔豕突。險阻之地。難憑。此當事者所以苦于戰守之難也。然臣竊計之。舉匈奴之眾。曾未足以當中國之半。而卒未有能一創懲之者。其故何歟。無乃先發之謀未定。而積弱之氣有未振乎。兵法曰。寧我制人。毋人制我。此勞逸主客之幾也。故昔高宗之伐鬼方也。不憚于三年之久。而孔明之全蜀也。不辭夫六出之頻。彼豈好為是窮兵哉。誠以不創之於前。則後之憑陵者。當未艾而不制之於我。則彼之窺伺者。日未息耳。今醜虜之猖熾。既如此。而猶因循委靡。不思所以振作奮勵之術。則何以成中興之治。

此論
訓練

而保邊境于無虞也哉。故臣即今之勢以權戰守之策必也。其
先決戰乎。蓋必以戰為守。庶可以折方張之虜而奠不拔之基
也。今之兵又非昔之兵矣。銳氣消阻怯懦既已成風。而勞費不
賞。司農又復告匱。此當事者所以病于訓練之難也。然臣竊思
之。即燕趙之士。固素稱多慷慨之才。而卒未有能一飾練之者。
其故何歟。無乃屯鹽之政不舉。而給餉之期有不時乎。兵法云
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此飽餒勇怯之勢也。故昔孔明之討漢賊
莫急于五丈。之屯唐太宗之夷大難。悉仰于江淮之賦。彼豈徒
為是擾民哉。誠以未戰而不足其食。則不可以得其心。將戰而
不得其心。則不可以用其命耳。今邊兵之柔脆。既如此。而猶苟
且支吾不思所以長慮。却顧之道。則何以振維揚之武。而致殷
邦之嘉靖也哉。故臣即今之時以究訓練之宜。必也其先理財

以上
論治兵
戰守調
練特治
兵中之
大者耳

又點
實字

乎。蓋必財以為養。庶可以作有勇之氣。而底于襄之績也。已不
然。則聞敵而破膽者。既不能戰也。而何足與言守。枵腹以待哺
者。既不能養也。而何可以加練。譬之養身者。有七年之病。而不
蓄三年之艾。亦終無得而已矣。欲中外之寧謐也。胡可得哉。雖
然。天下之事。非知之難。而行之難。人君之道。非求言之貴。而用
言之貴。改而弗行。猶弗知也。求而弗用。猶弗求也。臣伏讀
聖制有曰。朕日夜圖謀安攘之策。莫急于斯。而行之靡效。其故
何歟。臣以為
陛下特未實行之。而臣下亦未能實奉承之耳。果曰行之而靡
效。則成王所以致四十年之太平。我
二祖所以垂二百年之善治。若果虛語也。而抑別有要機之執
以為振舉之術也哉。臣以為聽言貴廣也。而察之不可以不明

獨重
明斷
正應
策員

察言貴明也。而行之尤不可以不斷。伏觀
皇祖之訓有曰：內外大小官員，其言當理，即付所司施行。諸衙
門毋得阻滯。是言也。其無明與斷而出之者矣。故臣願
陛下奮精明之氣，大明作之功，穀所當貴也。則斷然以貴之，而
不徇于近利之私，將所當重也。則斷然以重之，而不惑於一偏
之見。屯田鹽法，以次而舉。戰守調練，相機而行。其始也，簡衆賢
以使之，而不賢者弗庸。其既也，分衆職以任之，而不職者必黜。
賢否欲明以辨，昭然如日月之行於天，而光不可掩也。賞罰欲
必以信，轟然如雷霆之鼓於天，而威不可測也。然後君宰其權，
臣能其事。上作其氣，下效其能。守令司民牧者，誠知重農而勞
心於撫字，則國無不闢之野，而野無不耕之民者，可幾也。而何
游民不歸農之患哉？將帥司兵柄者，誠知奮武而盡力于封疆，

始書

歸本

則士無不振之氣，國無不伸之威者，可幾也。而何夷狄不率之
患哉？蓋惟明克允，惟斷有成者，既並用而不偏，故內安中國，外
攘四夷者，斯兼舉而不遺。周成王之治，固不得專美於前。而我
祖宗之業之盛，又將廓大而增光之矣。此非要機之所在，而所
當振舉者哉？抑臣又有獻焉。心也者，萬化之原，而明與斷所
從出者也。使其心純乎天理之公，而絕無人欲之私，則明斷固
渾然而在。苟一以私意蔽之，則明有時而昏，一以欲累之，則斷
有時而失。其何以主宰化機，而役使羣動哉？宋儒范氏曰：君心
唯在所養，故臣願
陛下存養省察，以體其心。精知力行，以強其心。廣詢博採，以大
其心。親賢遠奸，以純其心。一念之萌，則曰：我其忘稼穡之艱矣。
手一慮之興，則曰：我其忘戎兵之詰矣乎。然後心無不存，而可

以全明斷之德。可以保安攘之功。此臣之愚忠惓惓而不已也。
伏惟
陛下此垂察焉。則臣愚幸甚。臣草茅賤士。不識忌諱。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之至。臣謹對。

臣等伏以... 皇帝制曰朕昭承... 隆慶辛未廷試

政禮策 隆慶辛未廷試

授子蓋 皇帝制曰朕昭承

所居與 羅康洲 同卷當 夢携其 高子家 會試時 其祖堂 有言三 日往視 之得金 芝六莖 蓋先兆 云

天命續御丕基。五年於茲。夙夜皇皇。圖惟治理。深思與天下共
享和平之福。而未臻厥效。朕甚惑之。黃虞尚矣。三代以成。周為
盛。說者謂太和在其宇宙。果何道以致之。或謂周禮九職八則。
五禮六樂三物六容。使民勤事而不暇。習于上下等威之間。消
其尊崇富侈之心。是以化行俗美。天下和平。然歟。否歟。漢治號
為近古。當其時。獻議之臣。猶有定經制者。欲建萬世之業者。欲
不嚴而成化者。之三臣者。皆病徒法不足以興治。然則如何而
可以致太平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開天建極。六合成風。以政防民。若職掌所載。同符
六典。以禮教民。若

洪武禮制禮儀定式大明集禮所載制度精詳達于上下可萬世行之而寬過矣今治績罔效風教未孚長厚之意薄虛偽之習滋民或侈泰以相炫士或睢恣以陵上庶幾所謂卿大夫和于朝士庶人和于野者而不可得豈政之文徒具而禮之實未致歟今欲興教化厚風俗使天下志慮不易親聽純一相安於蕩蕩平平之治禮讓之風媲美成周必何施而後可諸士子綜古度今試究其說朕將采而行焉

子蓋張元忭論德

政禮二字是一篇眼目而意重在禮上

臣對臣聞帝王之繼天而立極也有齊一天下之具而後可以臻治平之效有化成天下之實而後可以追協和之風政也者齊一天下之具也所以示民之趨而嚴其防者也禮也者化成天下之實也所以定民之志而彰其教者也政之所布或止於

法制之粗而禮之所陳不足以建中和之極則民皆習于其法而昧乎其實雖欲使之志慮不易親聽純一以相安于蕩蕩平平之化胡可得哉是故聖哲之君受上天之寄膺化民之責不徒道之以制度文為之具而必有禮焉以寓夫潛孚默運之機勸民之善而不以爵祿過民之惡而不以刑威是以其教不言而喻其民不令而行布列於庶官者各修其職而不日志於尊榮散處於族黨者各安其分而不日志於富侈導王道者無偏黨頗僻之患若聖訓者有時雍風動之休古之帝王所以垂拱而治揖讓而化者其有由然哉欽惟

皇帝陛下聰明天啟仁儉性成紀綱振舉於朝廷而海宇嚮風威德覃敷於邊塞而蠻夷率俾治已至矣化已洽矣乃于萬幾之暇進臣等而策之慨然有慕於成周之治而以方

今之民風士習為憂。詢臣等以興禮樂化民之要。誠求治無已。望道未見之盛心也。草茅之士沐浴

聖化。願摠忠悃之日久矣。敢不披瀝以對。書曰：天降下民，作之

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又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

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蓋四海之廣，萬民之衆，風土異宜。

習俗異尚，不有以整齊之，則亂；不有以約束之，則爭。君人者，荷

帝天之命，握君師之權，以立極於萬民者也。則凡所以懸之象

魏領之條教，彰之物采，陳之藝極，以整齊天下，約束天下，而使

之順執嚮方焉者，寧非治天下之常經也哉！然此特治天下之

文而興禮敦讓，則化天下之實也。有其文而孚之以實，則制其

外者，又有以格其心，而天下自漸摩於仁讓之治，不務其實而

徒飾之以文，則革其面者未必能一其志，而天下卒積習於偷

禮本而政末，而重其有卓見

此答問中周禮一段

靡之風。上之所尚，少異，下之所趨，頓殊。故曰：政刑者，輔治之具

德禮者，致治之本。而治天下者，資審所尚也。黃虞之治，遐哉弗

可復觀矣。試以成周觀之，周自文武開之於前，周公成之於後

其所以治天下之具，斟酌百王，損益二代，經之紀之，經之綸之

蓋纖悉備矣。乃其化民之實，則有不盡於是者。是故樸樾作人

之教，闕睢麟趾之意，行葦藜蕭之德，所以播其忠厚勤儉之化

者，真惓惓也。蓋不徒政以驅之，而恒有礼以率之也。嘗觀周禮

一書，周公以之相，七年之治，成王以之享，四十年之太平，有周

以之培，八百年之命脉，斯誠治天下之大綱大要也。然不徒曰

周之政典，而以禮名之，則其寓意遠矣。今考其所載，若設官分

職，辨方正位，體國經野，制度品式，非不詳且密也。而其精蘊所

存，機要所急，則憐以乎以禮化民之是務焉。是故任之以九職

治之以八則節之以五禮和之以六樂迪之以三物正之以六
容以功詔祿而尊卑之有等以事奠食而貴賤之有章當時之
民自少至長習於升降揖讓之節而固於道德仁義之中曉然
知上下之分如冠履之不可踰位巖廊之上者懷素餐之懼効
請共之忠而卿大夫相與和于朝處邦國之中者民僭侈之私敦
雍肅之義而士庶人相與和于野風俗之美比屋可封宋儒謂
太和在成周宇宙間詎非以禮化民之明效也哉易曰上天下
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記曰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
定禮者君之大柄所以治政安君也知乎此則成周之所以化
行俗美天下和平者其道可知而後之圖治者可以知所務矣
漢之興也去周末遠使當時之君能奮然復古之治而本之躬
行以善其則先之禮教以享其心則成周太和之治幾可再見

四語
通書
莫不
之失

柰何以雜伯之心而行一切苟且之政黃老申韓既以陰壞天下
之學術而弘恭許史又以紊亂先王之典刑是以當時獻議之臣
若賈誼之於文帝則曰禮者禁於將然法者禁於已然而欲其
定經制厚風俗以興殷周之治王吉之於宣帝則曰安上治民
莫善於禮而欲其述舊禮明王制以建萬世之策匡衡之於元
帝則曰道德之行自近者始而欲其陳德義循禮讓不嚴而化
以挽浮靡之趨蓋誠以太平之效不可以徒法制而轉移化導
之微權必以禮教為之本也三臣之言豈非通達治體者哉而
漢之三君卒狃於陋習而不能用是以德色諄語民鮮淳良之
俗貪鄙嗜利士無廉靖之風居官而致富者為雄傑處奸而得
利者為壯士有如賈誼之所太息貢禹之所極論者終漢之世
日以凌夷而不振非漢之民不若成周也禮教不修而文法之

皇明會誌卷之六 贊類
一五

樊滋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驅逐胡元，復帝王所自立之土宇，建古今所未有之事功。不惟政以防民，而又禮以教民。蓋有兼舉而不遺者。以政言之，若諸司職掌所載，官以職分，而九卿百執事之相維，事以類繫，而大小纖悉之畢舉，宏謨曲筭，粲然六典之章程也。以禮言之，若

洪武禮制禮儀定式，大明集禮所載，提其綱領，而祭享昏喪之有節，析其條目，而服舍器用之有差，良法美意，藹然周官之矩範也。二百年來，道化淪洽，日氏月窟之邦，含齒戴髮之屬，孰不沾德澤，歌太平。雖成周之盛，何以加此。而聖問所及，猶以治績，宰效風教，未孚為慮。臣嘗思之，而得其故矣。蓋成周之所以化民成俗者，政非出於禮之外也。我

數語
一篇

說言

聖祖之所以建極垂範者，禮即寓於政之中也。有政以為齊一天下之具，故有以一民之視聽而孰非，所以為禮之迹。有禮以為化成天下之實，故有以定民之心志而孰非，所以為政之精。然則昔之所以治平，而今之所以偷靡者，從可知已。由今之時觀之，長者變而為浮，夸淳靡者變而為虛偽，倡優忘后，飾之僭，墻屋，兢文，繡之觀，而民之侈泰，以相炫者，日甚也。急進取則懷入，而攫金之心，工楛排則為下，穿投石之計，而士之恣睢，以陵上者，可駭也。民風之薄，惡士習之澆，瀆非惟厲

陛下之憂，臣亦且憂之矣。臣竊以為風俗之無良者，由教化之不明也。教化之不明者，由政本之未立也。夫所謂政之本者，何也？禮之實是也。今也詳法令而畧禮教，重文藝而忽德行，賞罰非不明也，而或枉其功過之實，則下何由而勸懲？議論非不悉

皇明會誌卷之六 贊類

一五

也。或歎于畫一之守，則下何由而趨避？學校視為具負而師
儒之模範，弗端家令勞於案牘，而風俗之淳漓罔念。
陛下所謂政之文，徒具而禮之實未立者，臣不敢謂無是也。則
又何怪乎民風士習之日趨于弊而不若古哉？夫
陛下知致弊之由，則知所以救弊之道，其道無他，亦曰務禮之
實而已矣。臣請申

聖祖之制法成周之規，採漢臣之言，興禮讓之教，掌銓衡者不
徒以政績課殿最，而必核其行檢，司登黜者不徒以詞章品高
下，而無採其德，訪賞當賢，罰當罪，而勸懲昭明，允之公執體要
崇本實而議論黜靡曼之弊，董學校者必加陽城之在國子胡
援之在湖州而不徒委瑣闈葺以克位，知郡縣者必如仇香之
以德化民延壽之救閭思過而不徒簿書期會以稱賢由是而

條總
是縷
石畫

知本
之論

公卿屬楊綰之素，動戚慕馬廖之風也。由是而大夫秉羔羊之
節，士民安蟋蟀之化也。上以禮相考，下以禮相睦，師師濟濟，熙
熙皞皞，太和氣象不在成周而在今日矣。臣何幸躬覩其盛邪？
雖然，致治有本，立教有原，是在

陛下求之身心以為臣民之倡而已。蓋人君一身萬化所出，薄
海內外環向而取則焉者也。夫苟履盈成之運，忘逸欲之危，或
以声色或以玩好，或以遊畋溺宴安而莫之察，拒忠良而弗之
信，則教化之本原已先窒矣。又奚望於風俗之還淳也哉？臣願
陛下端其本，清其源，澄心節欲以培享國享年之基，戒盈崇儉
以裕足國足民之計，日親賢，依相與從容謀議以共圖太平之
業，日近儒臣相與反復討論以深惟化理之原，出入起居罔有
弗欽，發號施令必求諸道，使禮教始于宮闈，休聲先乎遐邇。

皇明宣宗皇帝集卷之六

則教化所孚如風行而草偃表正而影端所以享和平之福追
成周之盛者端不外此臣愚不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兢隕越之至臣謹對

聖學聖政策 萬曆甲戌廷試

按相潭公始生時其父慶前甲戌狀元唐皇至其家遂以繼舉名焉後亦以是年魁天下先是郡治後有河旋遠如帶舊識後元通狀李餘慶作郡嘗瀆之已而霍將

皇帝制曰朕惟自昔哲后膺乾良弼納誨未有不以典學勤政
為務者乃嗣服之始九斤斤焉若伊訓說命訪落無逸諸篇詳
哉其言之矣三代以還強學勵精之主代有作者然考德論治
猶未可匹埒於姬妣矧曰唐虞又有可疑者夜分講經歲周太
平御覽隻日不廢講讀學非不篤矣而興造鴻業顧出於馬上
得之不事詩書者何歟衛后程書衛士傳餐汗透御服日旰忘倦
政非不勤矣而致理之效顧獨稱躬修玄默清靜無為者何歟
朕以冲年履祚未燭于理惟仰遵我
皇考遺命講學親賢日勤觀覽細大之務悉咨輔臣以求厥中
夙夜孜孜罔敢逸豫亦欲庶幾乎詩書所稱無墜我

二祖

而霍將

諸公相繼大魁天下歲久湮塞殆四百年竟無嗣者隆慶壬申龍岡施公至後諸士請疏治後河數百年遺蹟一旦復通未幾孫公果首擢

八宗之不緒。然論者謂帝王之學。與章布不同。蓋不在章句間也。不知含章句之外。又何學歟。又或謂主好要。則百事詳。所謂要者。果安在歟。往代陳謨。有裨正始。如賢良三策。神爵言變俗。永光言審尚。及治性六戒。勸學四儀。初元節儉。建初蕩滌煩苛。先天元佑十事。治平三劄。熙寧稽古正學。定志論。總之不越此二端矣。可得而悉數之歟。亦有可行於今者歟。尔多士習先聖之術。明當世之務。其為朕折衷衆論。究其指歸。典學何急。立政何先。或古今異宜。創守殊軌。悉茂明之。以副朕慎始篤初之意。毋泛毋隱。

以德孫繼皐 宮詹學士

臣對臣聞帝王之繼天以。化原以端。政必審乎其要。後天下之化機以運。何者。人君之

學有本政有要言乎

學非徒以洽聞為也。疑神於宥密。養邃於穆清。固義皇以來之道。統所賴以行之於無窮者也。本之弗務。則不過為口耳之學。而何以造于天德之精。人君之政。非徒以任智為也。負君師之責。立治教之宗。固義皇以來之治統。所賴以引之于不替者也。要之弗審。則不過為術飾之政。而何以要於王道之極。惟求端於本。而不徒事乎口耳之粗。則愈退藏而愈精密。本以豫內。而亦以利外也。聖德所以同天。而大化之原。於此乎端矣。惟專持其要。而不徒事乎術飾之具。則愈簡易而愈恢弘。所操至約。而所及至廣也。聖治所以憲天。而大化之機。於此乎運矣。學以基政。政以顯學。道合一而不偏。學務其本。政舉其要。事不勞而可據。自古帝王不出密勿之內。而道積厥躬。允底于淵微純粹之歸。不假智術之勞。而事得其理。造臻於淳龐敦大之盛者。此道行也。

得慎
始篤
初意

况出震維新正天命凝承之日繼離方始尤人心屬望之初可不循其所當急者以為典學之本擇其所當先者以為立政之要也哉欽惟

皇帝陛下躬不世出之資具大有為之畧登極一詔萬

方同愛戴之心平臺一詢百辟起欽承之念命書四箴六

箴而顧諟不怠一舜典克謨之式嘉納

帝鑑圖說而披覽不忘一湯盤武几之銘近又時經筵之御

嚴覲吏之飭蓋學已勤矣政已修矣軼於唐虞三代之隆矣乃

猶不自滿假進臣等于廷俯賜

清問首舉商周之訓次及漢唐宋君臣之事而終策臣等以典

學立政之要慎始篤初之規豈意臣等習先聖之術明當世之

務有足以裨萬分之一者乎而臣非其人也雖然臣愚學漸稽

工段
理瑞

古志切摠忠敢不披瀝罄竭以對臣聞之君者天之子也民之

主也其道為往聖繼絕學者也其責為萬世開太平者也故美

玉弗琢則射斗之光不生寶鑑弗拭則應宿之輝不發聖人弗

學則光天之德不耀其矣哉學之不可已也然不曰壯而好學

如日中之光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嗣服之始學其不尤要乎

六律不具則師曠不能正五音規矩不設則離婁不能成方負

仁政不立則堯舜不能平天下甚哉政之不可已也然不曰能

慎其初如未雨之巢不慎其初如直突之薪嗣服之始政其不

尤要乎是故臨朝願學臨政願治凡為哲后者皆然而始尤重

也論學以輔德論政以輔治凡為良弼者皆然而始尤切也粵

稽諸商太甲高宗善守成者也臣考其初則有伊尹傳說之誨

矣人紀肇脩風愆致儆非尹之所為訓王者乎遜志乃來聰明

時憲非說之所為詔王者乎臣言焉君行焉此所以終允德而
清殷邦也故終商之世而曰中興之令主必推太甲高宗也載
稽諸周成王亦善守成者也臣考其初則有周公之誨矣紹庭
上下陟降厥家非訪落之詩所為作乎稼穡艱難治民祇懼非
無逸之書所為戒乎臣言焉君聽焉此所以觀耿光而揚大烈
也故終周之世而曰繼述之賢君者必推成王也然學勤矣而
所以典其學者有本政勤夫而所以立其政者有要三代以後
此義不明強學之主誠代有之而誇靡之風盛矣光武夜分講
經而昧三公之體太宗歲周太平御覽而失兄弟之義仁宗隻
日不廢講讀而牽夷狄之禍乃鴻業之建反出于不事詩書之
漢高此其故何也詞章訓詁帝王之所以為學者不在焉故學
非不足務而務非所以務者固不如豁達之賢之足以有

此段
論

勵精之主誠代有之而刻覈之習興天始皇衡后程書而卒基秦
亂文帝衛士傳餐而滋速隋亡憲宗汗透御衣日旰忘倦而終
釀唐衰乃致理之效反出于清靜無為之漢文此其故何也簿
書期會帝王之所以為政者不在焉故政非不足勤而勤非所
勤者固不如玄默之修之足以有効也天啓休明生我
皇上日親講學而寒暑之際討論不輟日容輔臣而細大
之務委任不貳蓋法天行以勵學獨超於章句之外憲天道以
出政深探夫理道之原即商周之主不能過之雖詩書所稱何
以加焉我

此段
論

二祖

八宗之不緒真足以振揚於不墜矣顧臣伏讀
聖制有曰論者謂帝王之學與常布不同又謂主好要則百事

詳臣有以見

陛下之心望道未見之心也求治無已之心也夫帝王之學與
常布不同此程顥之言也所謂知學之本者也主好要則百事
詳此苟卿之言也所謂知政之要者是故往代之臣各執其
見以陳正始之謨而往代之君亦各因其謨以禪正始之治如
仲舒賢良之策析天人也王吉變俗之論正風化也匡衡審尚
之疏與夫治性六戒勸學四儀之陳崇德政也禹貢節儉之勸
先敦朴也陳寵滌蕩煩苛之議尚寬厚也先天間則有姚崇之
十事明時務也元祐間則有呂公著之十事飾治紀也在治平則
司馬光以三劄進重英斷也熙寧間則程顥以稽古正學定志
之說進慎趨向也此其言則人人殊矣顧豈無上關君德而足
以為 聖修之助下係民生而足以為 聖治之資者乎然其

條答
詳核

此處方
點出本
在純心
要在任
人

本則未徹也其要則未明也本何在哉聞之上學以心下學以
耳欲得其本純心之道不可不講也要何在哉聞之用人則裕
自用則小欲得其要任人之道不可不講也請因
聖問之所及而極論之

此段論
純心正
是典學
之本

陛下終篇策臣曰典學何急三政何先或古今異宜創守殊軌
悉茂明之以副朕慎始篤初之意臣愚以為人之一心操舍存
亡其幾至可畏也况人君之心百欲伺之一念弗純欲且乘之
以入焉其係于學之進退非眇小也必也主敬于淵鑿之中研
幾于獨知之地夜氣清明則有常惺之法平旦好惡則有允執
之功大庭臨御則凜然天鑒之在茲宮闈秘密則森乎神明之
若對至善為主善為師不雜不息允迪為期帝王為學之本
或者其在是與譬之水焉澄之終日止見眉睫不過一撓方圓

段論
任人所
謂立政
之要

莫辨誠不可以不慎也故曰日月久照不改其明星辰久旋不改其度聖人久於其道不輟其功明此以為學聖德之所以純也非博綜羣籍藻績是工矻矻終年者比也臣故以為學之有本也人之一身應務酬物其事尚難兼也况人君之身百責萃之忠賢弗任事且因之以隳焉其係於政之得失非眇小也必也精其選於未任人之先專其任於既得人之後姬旦在前則委心聽順山甫在後則改容嘉納邊廷有頗牧則授之斧鉞而不疑郡縣有龔黃則錫之璽書而不惜不聽讒言不貴近功惟和惟一以考厥成帝王為政之要或者其在是歟譬之車馬輪轅徒飾非人弗行造父為御一日千里誠不可以不審也故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厦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明此以立政聖治之所以擴也非形神獨勞身從事

二段又
交互說
益暢

應破
題

沾沾自好者比也臣故以為政之有要也然要而論之則純心以為學而任人之本以端是故有緝熙之主則四友同心有敬勝之君則十人彙進傳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此之謂也任人以立政而進學之資益廣是故有仲虺之詰則湯德丕顯有尚父之戒則武德日休經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此之謂也於乎此天下之化原所以端也天下之化機所以運也乃臣之所獻者抑有進焉以

陛下非常之資其于問學之際必有永貞而弗替者故學之不純不足患也獨患夫聰明之太過或以為商宗周王之學為不足事而求其所不必學者焉以

陛下非常之畧其於委用之際必有善任而不疑者故人之不任不足患也獨患夫英敏之有餘或以為商宗周王之政為不

智者識
微之論

足師而求其所不必行者焉。求其不必學則索之愈高而失之愈遠。將有務為迂闊之談以欺陛下。如王安石之惑神宗者。出矣。求其不必行則更之愈急而行之愈壞。將有尚為刻薄之政以困陛下。如公孫鞅之惑孝公者。出矣。此固臣之愚過計。則然而亦豈可以弗辨哉。伏願我

皇上。上畏天命。下念民生。以學則

皇祖之存心錄可鑑也。而奉之以為訓。以政則

皇祖之聖政記可法也。而率之以為行。無以天下之義理皆吾晰也。而厭其卑近。無以天下之賢才皆吾下也。而待之邈絕。無以安居無事。而縱逸遊。無以物力豐盛。而興土木。無以海宇昇平。而事遠夷。無以安處深宮。而狎近習。則道德高厚。功化洋溢。

內恬外熙。祥臻瑞應。商周不足侔矣。而况漢唐宋也乎哉。草莽微臣。不識忌諱。干冒

天威。無任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天... 帝... 萬曆丁丑廷試

帝治策 萬曆丁丑廷試

按君典少時康... 魁元吾... 分內也... 嘗題鳳... 鳳臺云... 大夫意... 氣何相... 若萬里... 風雲指... 願中果... 如其志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撫運握圖統一寰宇所以綜輯庶務調劑羣品其道蓋多端矣至語其治效自詩書所述章灼較著則莫盛於虞周夫其七政齊庶尹諧六府修三事治與夫謨烈佑啟禮樂刑政煥然也朕甚嘉之慕之未審果繇何道而致然歟或謂舜兢兢業業萬幾文王自朝至日中昃不遑食也唯其精勤故化理若是然書稱庶獄庶慎文王罔兼而孔子復謂舜無為而治何歟我

太祖神聖乘輿再造函夏建立法制博大詳密用以濟世平康與虞周媲美御曆三十餘年早朝晏罷未嘗時刻少怠其所以畏天人而行昌祚者視舜文其道同歟朕以冲昧獲續丕基慄慄夙夜圖所以順帝則建皇極以庶幾帝王之治者今且五年

經費節矣而帑庾未克賦歛寬矣而民生寡遂守宰久任矣而吏治罔宣伍籍加覈矣而武備靡振豈因循之積習難驟變歟久弛之舊章難遽舉歟茲欲革文冒破拘掌使人得其情事循其理將何如而後可蓋盛帝顯王人稱之必曰大有為乃復有謂王者中心無為以守至正此其說安是將各有主謂不相蒙歟抑或其道相須也子大夫習先聖之術其於古今治理之原講之豫矣尚各攄所蘊明著于篇朕將覽而擇焉

君典沈懋學脩撰

臣對臣聞帝王之御世也固有宰制天下之大體尤有運量天下之大機何謂體總宏綱急先務任人以圖治而不自用以勞天下者是也何謂機疑志慮厲臣工及時以省成而不自逸以忘天下者是也以大体宰制天下則化洽于無為而帝則順矣以

發有為
無為之
旨極透

大機運量天下則功成於有為而皇極建矣是其無為也正以操有為之權也而非逸也其有為也正以達無為之用也而非勞也使執有為之說而紛然自勞其身則萬幾之繁萬民之衆由一人而叢挫焉即或有刑名之淺效而無以培敦大之休申韓之所謂有為也固非帝王之所先使泥無為之說而肆然自逸其身則萬幾之繁萬民之衆以一人而廢弛焉即或有清淨之小康而無以建精明之治黃老之所謂無為也亦豈帝王之所尚哉是故善治天下者既不一於有為而機常運於無為之中又不一於無為而體常宰於有為之際古帝王所以人得其情事循其理而萬世稱之為盛德大業者此道行也歟欽惟皇帝陛下稟聰明睿智之資備文武聖神之德應五百載之昌期而誕膺寶曆繼億萬年之正統而不振

理圖

威德布于華夷賢才列於中外四時順軌萬國承休人已安事已治矣而猶

聖不自聖進臣等于廷俯賜

清問惓惓於有為無為之辨且欲使人得其情事循其理以圖帝王之治臣固仰窺

陛下大有為之心矣顧臣伏處蓬蒿未知事君之道未諳治國

之謨愧無以對揚萬一雖然臣嘗聞之事君如事親親之欲有

為也子代之親之精神日運於上下內外之間而庶事則未嘗

自勞也知所以事親而孝可移於忠矣又聞之治國如治家家

之不能無為也主制之應酬出納至米鹽瓌屑之務各有司存

而主之精神未嘗不貫也知所以治家而理可通於國矣况臣

今籍有司之舉得親 文陛立 赤墀生平之所誦讀願達於

三論 親切

天下見於 明時者此可以酬其志也敢不抒一得之愚備

聖人之擇哉竊惟天生民而不能以自治也于是立之君以主

之又慮君不能以獨理也于是立之臣以佐之是君者代天以

理物而臣者代君以有終者也君惟代天以理物則天之所欲

為者君任之矣而安可以無為也臣惟代君以有終則君之所

欲為者臣任之矣而無庸于自為也嘗觀之天矣於穆之真玄

機之宰凝然不動已耳而四時之吏五行之佐順序而成其化

化之成也四時五行之功而昊天一元之運固未嘗一日息也

使其或息則四時五行且無以自運而何有于化哉夫自其凝

然不動而四時五行為之宣其化也謂天有為不可也是天之

體也自其四時五行之成化而天未嘗不運也謂天無為不可

也是天之機也人君代天而為之子位曰天位職曰天職民曰

敷語 便自 瞭然

就天道 發明君 道痛快

大體大
机應轉
策目

天民德曰天德道曰天道心曰天心而不憲天以弘化可乎是故觀於天之體也得宰制天下之大體焉虛心應物而不以物累心虛已任人而不以人役已常處於閒靜之中以總宏細以急先務固不敢屑屑焉以自勞觀於天之機也得運量天下之大機焉心常運物而不縱心於遺物已常體人而不適已以病人獨操夫精勤之柄以凝志慮以勵臣工亦不敢悠悠焉以自逸惟其有是體也人代為之矣安得而不謂之無為惟其有是機也已為之運矣安得而不謂之有為而要之有為者乃所以成其無為也百工之熙必率作而後興事惇夫之裕必明作而後有功萬世帝王撫運握圖統一寰宇所以綜輯庶務調劑羣生者其道寧外於此乎是故七政齊庶尹諧六府脩三事治效莫盛於虞矣舜固不自為也任之禹益羲和皋夔諸臣者得其

点休
字

體也而兢業萬幾舜寔未嘗一日而忘精勤之慮焉然則孔子稱其無為而治者謂其所任得人耳豈曰兢業可忘耶謨烈啟後咸正罔缺禮樂刑政煥然維新治效莫盛乎周矣文固不自為也任之周公呂散諸臣者得其體也而自朝至於日昃不遑食文寔未嘗一日而忘精嚴之慮焉然則書稱庶慎庶獄罔兼者正謂其所任得人耳豈曰勵精可已耶洪惟我太祖高皇帝神聖乘乾再造函夏竭心思以創制立法內外相維巨細畢舉具載 令甲今不暇殫述而御曆三十餘年早朝晏罷未嘗時刻少怠其所以畏天人而衍昌祚者真如舜之兢業萬幾文之日昃不食固未嘗執無為之說忘率作之權而君臣交儆以屢省厥成者正所以成無為之化也躋世平康虞周媿盛信有由矣而誰謂其道不同於舜文哉肆我

皇上講學勤政。法天行而不息。詢事考言。治日起而有功。帝王之大經大法。治天下之宏規也。大書而揭之。殿廷自敬。天至節用十二事。治天下之切務也。懸牌而置之。座右申飭。有司而責之。久任。屢做邊將。而要其久安。蠲逋賦。以厚民生。節經費。以裕國計。孜孜焉精勤之念。誠有不遑暇豫者。宜天下之人盡得其情。事盡循其理也。而乃有不然者。宜有以厘聖心之憂矣。夫因循之積習。固難驟更也。而更之者。未必有實心。久弛之舊章。固難遽舉也。而舉之者。未必有實政。欲充帑庾。而司農之用。果實能一毫不妄費乎。節儉之躬行。不可不思也。欲厚民生。而司賦之吏。果定能一毫不妄取乎。閭閻之疾苦。不可不察也。守令久任矣。而率多取辦於文具。求其能解紛興化。鮮渤海之理也。而何惑乎吏治之未宣。伍籍加覈矣。而率多致

片并
有條

此轉
錄妙

飾於聲容。求其能禦侮折衝。鮮鴈門之良也。而何惑乎武備之靡振。夫臣未盡賢。而政未盡實。則陛下與諸大臣議政于上。恐未可遽云舜之無為。文之無憂也。夫古今之人心一也。以區區漢宣之綜核。即能回虛耗之邦。致吏稱民安之效。曾謂今日寧平之世。乃令之而不從。倡之而不化耶。

陛下誠率先而振作之。不厭乎感格之難。不循乎故常之迹。時召見二三大臣及百司之可與議者。條國家之舊典。舉當世之闕遺。必欲見之推行。而要之治效。實節經費。自宮闈先之。而帑庾可漸克矣。實寬歛賦。自郊圻先之。而民生可漸厚矣。任守令則

數段
應前

嚴勅監司。精慎舉劾。毋徒徇于文具。而吏治可漸宣矣。覈伍籍

則

擇人核實二語是篇中肯綮

嚴勅督撫糾察勤惰。毋觀美于聲容。而武備可漸振矣。其要主于擇人。而其權歸于核實。由是文冒可革。拘攣可破。積習可更。舊章可舉。人不敢欺。而皆得其情。事不敢廢。而皆循其理。而本其機。則惟在陛下與二三大臣。如舜文之精勤。以率之。夫然後庶慎庶獄。不必兼而無為之。化成矣。夫此之所謂精勤云者。有為之義也。而因以致無為焉。猶二之也。臣又伏讀聖制終篇有曰。盛帝顯王。人稱之必曰大有為。乃復有謂王者中心無為。以守至正。此其說安是。將各有主。謂不相蒙與。抑或其道相須也。噫。是可以觀帝王經綸之學矣。夫中心無為矣。而曰以守至正。得非守之於為乎。昊天之道。顯仁藏用。曰顯

君典堯其父大參公旁得一聯云慶其始必厚其終循其名當責其實策中逐用此語擢第一云

曰藏而有為。無為以休。用一原矣。帝王之大有為也。以天運。以時行。而不以已為焉。則雖淵微宥密。而非無也。雖振厲發舒。而非有也。故曰至誠經綸。而無所倚也。彼沉空守寂。以為無。徇生執象。以為有。均之畔道而已。惡足以治天下。噫。天下之溺久矣。談有為者。曰不離乎倫物也。而假禪幻之苴。餘以文其無為之旨。卒使天下信空虛。而忘實用。而精勤之說。幾不復聞矣。陛下循其名。必責其實。處其始。必厚其終。以至誠之經綸。發顯藏之妙用。不將挽人心。而維世道乎。而得情循理之效。又不足言矣。此真大有為之畧也。若夫為知幾。為謹獨。固至誠入德之方。而自警十二事。所兼括也。何敢為費辭哉。臣不識忌諱。干冒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皇明宣宗皇帝實錄卷之六十一

張問師 鳳磐公 評語本 朝典故 而出之 以雍容 博之大 詞所謂 識時務 者非耶

本朝立國規模家法如何

萬曆丁丑館試

楊德政

編脩

夫自古創業之君。孰不為其子孫計。長遠思萬世治安。無已時。訖然其所為。經營區畫于立國之初。而能使後世遵而繩之。勿敢越者。則莫先于定規模。正家法。二者矣。嘗竊考鏡之。蓋強弱大小之致。寬嚴疏密之槩。代更而互見。而世數修短。治狀得失。亦往。殊焉。豈非創始者之聖。詰之。猷而繼治者。失續承之。準歟。惟我

聖祖代興。適當胡元羶穢之後。先王之綱紀法度。已蕩然無復存者。而一旦披荆棘。蒙霜露。招復中原之舊疆。而安戢之用。開我

國家億萬年无疆之業。此其規模之正大。已視昔建國者。萬不侔。而其間經綸大略。又復殫厥心力。纖悉具舉。愚嘗伏讀

核典而

聖政紀及

大明日曆諸書可徵焉。故有若郊丘宗廟之秩其禮。刑法律令之嚴其例。軍政食貨之錯其權。六卿百執事之均其職。罔不規其會。通參之獨斷。人指為嚴。而卒亦未嘗入于刻。人指為密。而卒亦未嘗病于煩。人指為弱。而卒亦未嘗病于廢。蓋前代以為利者我。

此前一
段論本
朝立國
規模之
善

朝固兼之靡遺。即前代所甚不便者。我朝亦善用之以成其利。而無偏廢不舉之患。嗚呼。此其規模直當與蕩蕩平平者比隆。豈漢宋諸君可得同日語哉。然而國既立矣。規模定矣。千百世而後不能不付諸子孫。使家法不嚴。則燕安衽席之間。左右狎昵之際。多至釀無窮之禍。而大業或因此以隳。故我

聖祖復著

皇明祖訓一書。深示脩身齊家之法。宮闈易縱也。而嚴親政之戒。外戚易侈也。而嚴與事之防。宦豎易溺也。而定五品之秩。宗藩易橫也。而嚴出入之禁。凡前代所耽昵而不之覺。與雖覺而不能挽者。我聖祖皆蚤見而預待之。故雖當大位。因革之殊。而政不內出。雖貴寵驕恣之甚。而權不下移。雖有盤結睥睨之奸。而戮不還踵。以此為法。即萬世奚弊哉。故自昔開創之君。其識微慮遠。長顧曲防。卒未見過于

聖祖者而我

聖天子神孫所宜世守而無斁也。方今

聖天子在上。慨然以法

此後一
段論本
朝立國
之法
善

祖為念。則莫若深計今日之規模家法。而一振飭之務。以復乎其故。而無使蠹生其間。則宗社無疆之慶。實我皇上引之勿替矣。

皇極策 萬曆庚辰廷試

按張君乃大學士。太岳之子。兄嗣脩。前科榜眼。時有贈以堂聯。曰太師元老一德輔三朝功參造化狀元榜魁同胞冠而第學。可謂盛矣。皇帝制曰。朕惟治古帝王。大經大法。具在周書。洪範其所以宰持萬化。統攝九疇。則建用皇極備矣。而論者謂入用三德。寔為權衡。又謂皇極以體常。以立本。三德以盡變。以趨時。則正直則柔。固與建極殊路。歟。抑亦異用而同體也。三季以還。英辟代有。若躬修玄默。庶幾刑措。力行仁義。身致太平。與刑名繩下。而表用循良。柔道理物。而總攬權經者。于三德亦有合歟。又有可疑者。政務嚴切。事從寬厚。異施也。胡以各適于治。優柔好儒術。威強則武。宣異尚也。胡以同歸于衰。含容姑息。見謂養亂。而仁柔有餘。剛武不足者。胡以稱慶曆之隆。猜忌刻薄。遂致播遷。而精于聽斷。無復仁恩者。胡以媿貞觀之美。至于唐虞夏殷之盛。所謂平康之世也。乃溺教以象刑。格苗以干羽。戮後會。泣罪人。敷

政優優秉鉞烈烈其治亦兼用剛柔何歟朕紹休鴻業精求上
理思建皇極為天下先嘗深詔執事黜朋比期蕩平祛偽剷浮
敦本責實八載于茲矣然而教化未洽風俗未同吏治未盡還
淳人心未盡歸厚豈朕之不敏不明無能端好惡以示之極歟
抑三德之用猶有未當歟昔人論治以水火喻寬猛以陰陽配
刑德以琴瑟証緩急與夫芒刃斧斤之說梁肉藥石之譬是可
采而行歟夫舍剛柔而求正直不善用三德而猥云建極朕不
知其解也故進爾多士于廷爰咨爰度其尚闡析經訓標揭化
原若何以明教正俗馭吏率人俾斯世會歸皇極用追古帝王
之治悉心敷對稱朕意焉毋有所諱

張懋修脩撰

臣對臣聞帝王之道天道也故必有合天之心法以端化理之

策冒
社棠

原亦必有憲天之治法以妙化裁之用何謂心法全體天德以
為敷錫庶民之本無偏無陂大公而順應者是已何謂治法奉
若天道以為變通宣民之政知柔知剛鼓舞以盡神者是已心
法立而純粹之精與於穆而並運斯聖人之所以合天也治法
行而神應之妙與大造而同流斯聖人之所以憲天也合天者
以立本而建極之體主持乎三德之用憲天者以趨時而剛柔
之用流行于正直之中體用合一顯微無間古之帝王所以不
降階序而化行若神納天下于皇極措斯世于平康者率由此
道也欽惟

皇帝陛下躬不世之資撫蒸隆之運天下喁喁然稱

聖主矣臨馭以來孜孜講學寒暑不替而表正之極端
事事訪求細大不遺而平康之化普任賢圖治歛福錫民

八柄馭臣。九德咸事。德之所及。與河海而同深。威之所加。與風霆而並迅。治化之隆。固已六五帝而四三王矣。乃猶不自滿假於萬幾之暇。進臣等於廷。俯賜

清問。謂帝王之大經大法。具在洪範。故首與皇極三德。同體而異用者為言。繼以古昔君人異用而同體者為證。復詢臣等以明教正俗。馭吏率人之策。期使斯世會歸于皇極。以媲美古帝王之盛。斯虞帝疇咨下民。周王望道未見之心也。臣敢不披瀝以對揚。休命乎。臣聞書曰。天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則洪範之書。乃天道也。人君奉天以子民。則必法天以運治。臣請言天道。夫太虛無形。秉握化權。溟茫漠泯。瀕濛鴻洞。是天道之所以立體也。噓之以陽。吸之以陰。鼓之以雷霆。煥之以日月。潤之以雨露。肅之以雪霜。是天道之所以致用也。生者殺之。機翕者

張之地。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風霆日月。霜雪雨露。日流行于亭毒之中。而太虛之體。漠然不見其迹。斯天道之所以盡神也。人君法天以治。故皇極之疇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無黨無偏。王道蕩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是聖人之心法。與太虛而同體也。夫使天下而盡由于蕩平。則聖人固可不賞不怒。垂衣拱手而默順於理。乃人之材性殊科。而世之情偽多變。將默然而任之乎。不容以無為也。將一法而治之乎。不能以盡變也。於是以其皇極之體。敷之為三德之用。撫平康以正直。馭強弱以剛柔。有正治之者焉。以剛克剛。以柔克柔。是已有反治之者焉。以剛克柔。以柔克剛。是已。其情為喜怒。其發為好惡。其事為生殺予奪。其權為威福命討。其具為禮樂法制爵祿鈇鉞。是聖人之治法。與日月風霆雨露霜雪並運者也。然其為用妙

矣。或純用乎剛而天下不見以為毒。或純用乎柔而天下不見以為懦。或剛而行之以柔。或柔而行之以剛。鼓之舞之使天下日遷善遠罪而莫測其所以然者。是聖人之所以法天而盡神也。蘊之於內則渾涵精粹。貫徹於幾微。而化原以正。運之於外則交發互施。錯綜于萬變。而化理以弘。其相須之妙用如此。朱熹所謂人用三德實為權衡。陳卿所謂皇極以体常以立本。三德以盡變。以趨時。蓋得其旨哉。三五之隆。至德淵閎。運用之妙。六籍所不能模焉。畧觀其迹。弼教明刑。疑於剛矣。格苗舞羽。又何柔也。下車泣罪。疑於柔矣。後至之誅。又何剛也。秉鉞烈烈。疑於剛矣。敷政優優。又何柔也。淒然似秋。而人不以為私。怨煦然似春。而人不以為私。德要之歸於平。康正直而已。斯舜禹成湯之所以善法天也。自時厥後。世道寢衰。天亦不畀以洪範九疇。

世主闇于大道。好惡反側。既無以建皇極之體。至其治理。則亦就其才性之近者而成之。漢文躬修玄默。幾致刑措。似矣。而強宗悍虜。莫能制也。漢宣刑名繩下。表用循良。似矣。而無辜被戮。不盡無也。光武總攬權綱。蓋亦兼用柔道。而信讖失刑。有遺議焉。唐太宗力行仁義。固已身致太平。而推及同氣。有餘媿焉。明帝政務嚴切。章帝事從寬厚。唐宣精于聽斷。無復仁恩。宋仁仁柔有餘。剛武不足。則又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所謂東壁而望不見西墻者也。彼所謂英君哲王也。而猶如是。况乎優柔好儒術。而倒持國柄。威強則武宣。而見制外戚。含忍姑息。而凌逼於方鎮。猜忌刻薄。而播遷於奉天。如元哀代德者。又烏足道哉。我太祖高皇帝。崛起淮甸。肇造區夏。体備玄德。治兼往聖。觀其和撫四夷。不勤遠畧。則舞干不足以為文。震吳滅漢。極民水火。則

秉鉞不足以爲武。定律令。鋤強梗。則象刑戮逆。不足以爲威。赦
灾青。蠲田工。則泣罪解網。不足以爲德。臣嘗伏讀

御注洪範。以陰隲下民。屬之天。以相協厥居。屬之君。蓋仰而頌
曰。斯天再錫我

聖祖。以洪範九疇也。斯世斯民。歸極會極。二百年矣。我

陛下。紹休聖緒。精求上理。虛已懸衡。因物順應。則好惡之私不

作。祛偽剷浮。敦本責實。則偏陂之習已消。蠲逋稅。謹讞獄。獎賢

能。行久任。至恩也。柔道也。振材官。飾學校。誅俠少。申禁令。至威

也。剛道也。臣嘗伏讀

聖諭。曰。朕方嘉與臣民。會歸皇極之畧。曰。用臻師師濟濟

之風。歸於蕩蕩平平之域。蓋又仰而誦曰。斯天三錫我

皇上。以洪範九疇也。紀綱振舉。黎庶樂業。四夷嚮風。百嘉暢遂

建極之本。三德之用。

陛下。蓋允蹈之。而平康會歸之化。蓋已同符

烈祖。追配哲王矣。乃

聖問。猶以爲教化未洽。風俗未同。吏治未盡還醇。人心未盡歸

厚。自引以爲好惡未端。三用未當。而求所以明教正俗。馭吏率

人之化。臣愚何足以知之。雖然。臣聞古語。君行意。臣行事故。明

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今朝廷所以明教正俗。馭吏率

人布之。詔令著之。章程者。固已至精至備。第令有司能其事

而奉其職。

陛下。端拱受成事耳。奚必更求他術哉。惟是意之所在。則臣敢

以兩言獻焉。其一曰。明剛柔之實。其二曰。堅持久之志。斯兩者

臣之所謂治天下之意也。夫聖人之所謂剛。非曰嚴刑峻法以

此一段
明剛柔
之實

立威也。法立而使民不敢犯。令一而使民知所守。賞當而信。罰行而必。興事考成。實事求是。而偷惰浮窳者。不得以病吾法。是剛之實也。聖人之所謂柔。非曰姑息委靡以市恩也。矜不能赦。小過不侮。鰥寡不虐。無告恤。困窮使民。既無愁嘆之聲。理冤抑。使狂狷無沉滯之獄。是柔之實也。寓敦大于明。作行正直于忠厚。以義為威。而不以怒為威。以德為惠。而不以私為惠。則聖問所謂善用三德者也。世之論治者。不達於此。苟見朝廷絕一用法。則以為過剛。而與嚴刑峻法者。並譏徒見姑息。萎蕪則以為用柔。而與子惠保愛者。齊譽。非知變達化之士也。故剛柔之實。臣願陛下辨焉。夫天道運而不已。故能成悠久之化。帝道運而不已。乃能深淪洽之仁。故事美成在久。而人之情。始乎勤。嘗卒乎怠。

主意重
在用剛
正江陵
之指

此一段
堅持久
之志

收拾
無遺

是以聖人治天下。兢兢業業。慎終如始。譬之日月遞照。陰陽代謝。無日不運于太虛之中。而不見其止息。故氣化不壅。而歲功成。世之務近小者。苟見人之不率于教。與世之不登于理。不忿頑而求備。即苦難而中止。斯治之所以小康也。故恒久之道。臣願陛下體焉。允若茲以之明教。而何患乎教化之未洽。以之正俗。而何患乎風俗之未同。以之馭吏。而何患乎吏治之不淳。以之率民。而何患乎民心之不厚哉。若夫子產以水火喻寬猛。賈誼以芒及斧斤擬德法。崔寔以梁肉藥石譬寬嚴。其意則一。主于用剛者也。董仲舒以陰陽配刑德。陳寵以琴瑟證緩急。其意則一。主於用柔者也。斯憤世之孤談。非致理之通議也。夫天不能以羈陰獨陽。育成萬物。而人主之治。獨可以偏用剛柔也。與哉。欲矯世主之偏。而不知已自蹈于一偏。不足為

三

陛下誦也。雖然有本焉。三德之用。原于一心。心不可以一有蔽也。蔽于愛憎。則喜怒用而好惡作矣。蔽于私邪。則用舍謬而偏黨成矣。蔽於逸樂。則志意昏而頗僻彰矣。化原不端。而欲三德之用。不亦難乎。臣願

應轉
策冒
中語

陛下建皇極。必求之于心。恭以作肅。從以作乂。明以作哲。聰以作謀。睿以作聖。敬止之德。必務于緝熙。剛健之精。必期于純粹。則一念之慈愛。即為仁。一念之裁制。即為義。斯之謂合天之心。法而行之。為憲天之治法。民歸皇極。世底平康。而康疆逢吉之慶。端有在于今日矣。臣愚幸甚。天下幸甚。臣草茅不識。忌諱千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仁明武策

萬曆癸未廷試

是科有
士人卜
狀元得
句云鮮
紅無間
色山河
帶礪長
其姓名
蓋點示
云又廷
試後九
我李公
慶拜一
僧為師
問之朱
姓也福
語呼無
髮為元
朱果第
一李第
二

皇帝制曰。朕聞治本於道。道本於德。古今論治者。必折衷於孔子。孔子告魯君為政在九經。而歸本於三達德。至宋臣司馬光言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果與孔子合歟。光歷事三朝。三以其言獻。自謂至精至要矣。然朕觀古記可異焉。曰其仁如天。其智如神。曰明物察倫。由仁義行。曰其仁可親。其言可信。皆未及武也。獨自商以下。有天錫勇智。執兢維烈之稱。豈至後王始尚武歟。近世偉畧隆基之主。或寬仁愛人。知人善任。或明明廟謨。剋剋雄斷。或迹比湯武。治幾成康。或仁孝友愛。聰明豁達。則洵美矣。而三德未純。然亦足以肇造洪緒。何也。其守成績業者。似又弗如。或以仁稱。如漢文帝。宋仁宗。以明稱。如漢明帝。唐明皇。以武稱。如漢武帝。唐武宗。獨具一德。而亦增光宗祏。何也。

彼所謂兼三者則治。闕一則衰。二則危。毋亦責人太備歟。又有
疏六戒者曰。戒太察。戒無斷。陳九弊者曰。眩聰明。厲威強。上六
事者曰。不喜兵刑。不用智數。其於三德。果有當否歟。朕乘軋御
極。十有一年于茲。夕惕晨興。永懷至理。然紀綱飭而吏滋玩。田
野墾而民滋困。學校肅而士滋偷。邊鄙寧而兵滋譁。督捕嚴而
盜滋起。厥咎安在。豈朕仁未溥歟。明或蔽歟。當機而少斷歟。夫
一切繩天下以三尺。則害仁。然專務尚德。緩刑。恐非仁而流于
姑息。一切納污藏疾。則害明。然專務發奸擿伏。恐非明而傷於
煩苛。一切寬柔。因任。則害武。然專務用威克愛。恐非武而病於
亢暴。是用詔所司。進多士。詳延於廷。諏以此道。諸士得不勉思
而茂明之。其為朕闡典謨之旨。推帝王之憲。稽當世之務。悉陳
勿諱。朕眷茲洽聞。將裁覽而采行焉。

兆隆朱國祚狀元脩撰

策冒發
揮三德
大是莹
微

臣對。臣聞帝王之繼天以凝命也。必全君德以端天下之大本
而後可以弘經遠之猷。必酌時宜以操天下之大機。而後可以
致綦隆之治。何謂大本歟。淵微之內。而達諸應感之交。慈祥
愷悌。盎然而可親。精明莹徹。炯然而無蔽。剛毅果斷。確然而不
移。凝神于端莊靜一之中。而渾融無間者。是已。何謂大機。審諸
時勢之宜。而推諸運量之際。兼容併包。不流于姑息。先見玄覽。
不失於苛察。總攬獨斷。不嫌于刻覈。觀變于動靜。陰陽之妙。而
化裁無迹者。是已。全德以為之主。則酬酢萬幾。錯綜萬變。一精
神性術之流動。而不患于出治之無本。隨時以制其宜。則上協
天道。下合人情。乃轉移化導之微權。而不患于致治之無機。治
古帝王所以不下階序。而化行若神。躋一垂於太山之安。而九

步驟
雍容

圖式命鞏國祚於苞桑之固而萬國傾心用此道耳藉令為治而不本之以德則雖有所設施厝注亦將墮於私智小術而推行無準何以端天下之治本而躋一世于雍熙修德而不運之以机則雖有所謀謨智慮亦將沉于偏見冥識而泛應無權何以弘天下之遠猷而登斯世于上理此晚近世之陋規非上聖之宏圖而極治之要道也欽惟皇帝陛下稟剛健中正之資備文武聖神之德孜孜問學寒暑不替而維皇之極已端事事講求鉅細不遺而望道之心甚切溥弘敷之澤與河海而同深廓嚴肅之威與風霆而並迅固已四三王六五帝而超出於尋常萬萬美乃猶不自滿假進臣等于廷俯賜清問上嘉虞周之盛王下逮漢唐之令主始之以孔子九經之

言而繼之以司馬光三劄之語而於治道之所尚特惓惓焉臣有以仰窺

陛下之心即虞帝疇咨之心即周王訪道之心而漢唐宋諸君無足數矣臣也竊伏蓬藿志切輸忠凡吏治之污隆人心之淳漓與夫養士興賢之法足兵弭盜之方其究於心久矣即不問願有所陳說况

聖問彰彰如是臣敢不披瀝以對臣聞古之聖王之御世也未嘗以無本之治治之故紀綱法度禮樂政刑要皆一本於心未嘗以執一之治治之故剛柔互用仁義並行要皆可適於治此智仁勇相濟以有成仁明武相須以並濟宣聖所以上接堯舜之統而司馬光所以仰承洙泗之傳者率是道也是故唐虞之世天下號極治矣當其時黎民於變萬邦咸寧和氣盈於域中

談克舜
禹之武
處甚確

文命敷于四海。又安用夫武哉。顧無武之名。而有神武之運。精
明果斷之意。常寓于湛恩穢澤之中。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堯之
所以蕩蕩難名也。而若時之命。不以昇於啟明之胤子。又何嚴
乎。明物察倫。由仁義行舜之所以巍巍莫與也。而四凶之罪。不
少假於象刑之惟明。又何毅乎。其仁可親。其言可信。禹之所以
祇台德先也。而防風之誅。不少貸于會稽之後。至又何肅乎。是
堯舜禹非不用武也。乃所以善用其武也。商周之世。天下稱至
治矣。當是時。天下大定。邦家輯寧。陳師于南巢。觀兵于牧野。豈
非用武哉。顧有武之迹。而無尚武之心。寬厚博大之規。常寓于
穆清戡定之內。天錫勇智。湯之所以奉若天命也。而克寬克仁。
彰信兆民。則仲虺稱之矣。執兢維烈。武之所以永清四海也。而
不泄於邇。無忘於遠。則孟軻贊之矣。是湯武非用武也。乃所以

此創業
之主仁
明武者

此守成
之主仁
明武者

善成其仁智也。裔是而降。創業之主肇造洪緒。以開一代之治
者。雖其德未底于純全之域。而亦足以致治。故漢高帝寬仁愛
人。知人善任。則五年而成帝業。光武明明廟謨。赳赳雄斷。則數
載而克中興。迹比湯武。治幾成康者。唐太宗也。而貞觀之治。卒
開唐氏之業。仁孝友愛。聰明豁達者。宋太祖也。而仁厚之澤。卒
貽數葉之安。之數君者。或以嚴明造大業。或以忠厚垂洪休。彼
三德之用。夫固各有攸當也。守成之主嗣守先業。以繼一代之
統者。雖其德未造于純粹之歸。而亦足以成治。故漢文帝宋仁
宗世所號為仁主也。而富庶之風。深仁之洽。至今有遺美焉。漢
明帝唐明皇世所稱為睿主也。而長厚之休。勵精之治。至今有
深羨焉。漢武帝唐武宗世所號為英主也。而雄邁之畧。克教之
勲。至今猶可想焉。之數君者。或以柔道理天下。或以精勤致太

有章法

千彼三德之用。夫亦各有攸當也。藉令崇敵大之治于羣雄角
逐之世。則迂矣。厲鷹揚之烈于四方無虞之時。則擾矣。任苛察
之政於民風淳厚之俗。則過矣。徂因循之習于起救扶衰之際。
則隳矣。又何以開丕基而著鴻績。守成業而致盛治也哉。故匡
衡疏六戒。而太察之與無斷。皆在所懲。陸贄陳九弊。而聰明之
與威強。皆在所黜。蘇軾上六事。而兵刑之與智數。皆在所畧。數
君子者。其各有見乎。

陛下臨馭以來。十有一載于茲矣。勵精圖治。推心任人。固
宜吏稱民安。政修事理。邊疆無杼鼓之警。方內無盜賊之憂。以
彰

陛下平明之治可也。乃者通年以來。紀綱屢飾。而吏無廉靖之
風。田野雖闢。而民無康阜之化。學校常肅矣。而青衿之士。鮮氣

此脩吏治

節而寡廉恥。邊鄙雖寧矣。而騎悍之卒。辱主帥而逞姦謀。督捕
雖嚴矣。而潢池之赤子。屢縱逸而拒威命。誠有如
聖制之所詢。

宸衷之所慮者。此何以致也。意者有司不能仰體

此逐民生

德意而奉行之過乎。臣愚以為吏之無良者。旌別未當也。誠請
入仕之途。公銓選之法。明黜陟之等。則奉法循理者。益勵於為
善。貪墨不檢者。斂迹而不肆。又何患乎吏治之不修。民之失業
者。催科太急也。誠省賦歛之條。緩積逋之令。寬力役之征。則服
田力穡者。逐有秋之望。遊惰無賴者。樂耕耨之常。又何患乎民

此重學校

生之未逐。學校者。國家養賢之所。本以養賢而作新。無術賢
其可興乎。誠欲剛方正直之士。接踵於朝。博雅練達之才。不匱
于用。則廣厲學官。而慎選明師。可也。軍士者。國家禦亂之資。

此飭軍士

盜賊

藉其禦亂而紀律不嚴軍其可治乎誠欲三軍之士有投石超
 距之勇百萬之師有塞旗陷陣之勳則時其訓練而倡其勇敢
 可也盜賊之起而未息者由衣食之不給也今不足其衣食而
 欲以刑驅之以勢格之是趣其為盜也無乃非計乎誠欲良民
 安於為善而姦民無以為非郡縣無橫行之夫而長吏無盤詰
 之譴則與以可生之途授以為善之資可也如是則綱紀畢張
 政事修理時有所尚德緩刑而天下不得病其姑息時有所發
 姦擿伏而天下不得病其煩苛時有所用威克愛而天下不得
 病其亢暴將見四海安瀾八荒效順又安有不升斯世於平康
 而濟兆民於仁壽也哉然臣猶有所獻焉臣聞君心者治之
 表也逸欲者亂之階也君心一渙天下事無可為者臣願
 陛下懋德于深宮密勿之中而不間於大庭深慮夫百千

萬世之遠而不忽于微眇定計于碩德重望之臣而不惑於
 儉夫母以治平無事而縱逸樂母以物力太盛而尚侈靡母以
 財用充盈而興土木母以甘言悅已而近嬖倖如是則
 陛下之心澹然一無所好而衆欲之攻泊然一無所投所謂仁
 明武之三德自然全體而不遺時出而罔悖直追夫唐虞三代
 之盛奚漢宋之足云臣草茅之士不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愼越之至臣謹對

此卷之三... 自太古... 無功不賞... 無罪不罰... 雖唐虞不... 能化天下... 又謂夏后氏先賞而後罰... 殷人先罰而後賞... 周人修... 而兼用之... 則二帝三王之所繇... 固與上古殊路歟... 何同歸于治... 也... 又有言賞疑從予... 罰疑從去者... 有言寧僭無濫者... 有言仁可... 過義不可過者... 以為古昔帝王皆以君子長者之道治天下... 然... 先罰後賞者非歟... 抑賞罰者帝王致治之具... 而非其所以治歟... 我

賞罰策 尚丙曆丙戌廷試

皇帝制曰。蓋聞上古無為而治。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缺
鉞何甚盛也。而儒者之論治曰。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唐虞不
能化天下。又謂夏后氏先賞而後罰。殷人先罰而後賞。周人修
而兼用之。則二帝三王之所繇。固與上古殊路歟。何同歸于治
也。又有言賞疑從予。罰疑從去者。有言寧僭無濫者。有言仁可
過義不可過者。以為古昔帝王皆以君子長者之道治天下。然
先罰後賞者非歟。抑賞罰者帝王致治之具。而非其所以治歟。
我

諸 聖祖繼天立極。垂憲萬世。恩威莫測。其用賞罰。務協于中。其揭
祖訓首章。及載諸

聖政記者同符治古。可得而陳其槩歟。朕以寡昧。託于臣民之
上十有四年矣。夙夜兢兢。惟古訓是式。

成憲是遵。不愛爵祿。賜予以待功能之士。而不法者。以三尺重
繩之。明示好惡。以與更始。然德澤壅而不究。法令泥而不行。任
老成獎恬退。以教讓也。而淳兢之風益甚。革苞苴罪貪墨。以訓
廉也。而澄清之效罕聞。習俗夸侈。示之以儉。而人心猶溺于紛
華。刑獄冤濫。示之以寬。而吏議多工于鍛鍊。蠲租賑窮。詔嘗數
下矣。胡閭閻之困未蘇。振旅詰戎。令亦屢申矣。胡牖戶之防未
密。無乃勸懲之法。闕而未備歟。抑所謂修職任事者。漏賞而欺
謾。避課者。佚罰與。殆朕之不敏不明。所以風勵之者。非其本。而
督率之者。非其實也。茲欲賞信罰必。以紹明
聖祖之法。而追古帝王之治。何修而可。爾多士居則稱先王。談

當世之務。其尚究析古今。根極體要。詳著于篇。勿泛勿隱。朕將
親覽焉。

元徵唐文獻 狀元脩撰

策冒 甚宏

臣對臣聞帝王之臨馭宇內也。必有憲天之實心。而後可以端
治本。必有法天之實政。而後可以宏治功。何謂實心。蘊諸宥密
之中。運諸淵微之表。意所予而速于令。神所懾而惕于威。操潛
孚默化之術。而使天下以懲以勸者。是已。何謂實政。審諸時勢
之交。達諸經制之際。予而必期于當功。奪而必期于當罪。執精
明嚴密之權。而使天下以榮以辱者。是已。實心以運于內。是謂
喻天下以神。而天下即以神孚之。故其道同天之無為。而治本
自我以端。實政以措于外。是謂維天下以法。而天下即以法遵
之。故其道同天之有為。而治功自我以舉。古帝王所以不下階

序而化馳于風行。不出庭帷。而令捷于桴鼓。用此道耳。藉令本之不端。而徒以其法令之粗。與天下相把持。則精神與治道。不相貫通。而雖有所經畫注厝。要亦祇為粉飾之虛文。其何以培天下之化原。功之不舉。而徒以其循行之迹。與天下相從事。則法制與人情。不相維繫。而雖有所鼓舞率作。要亦僅為太平之壯觀。其何以臻天下之上理。以是為政。是末世之陋風。世主之淺術也。即欲躋一世于綱紀法度之中。而措四海於均齊寧一之域。其道無繇矣。欽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智。具足以有臨之資。惕勵憂勤。存不敢康寧之意。宵衣以圖政。而鉅細必親。日新以問學。而寒暑不輟。憂旱則步禱。郊壇立致甘霖之應。納諫則躬御煖閣。不覺晷刻之移。斯固已囿天下于春風和氣之中。而

震天下以雷厲風行之烈。天下喁喁然謂五帝可六。三王可。矣。乃猶

聖不自聖。進臣等於廷。俯垂

清問。惓惓乎舉古帝王所以用賞罰之道。古儒先所以論賞罰之旨。而繼之以風厲督率。賞信罰必。兩言欲臣有所陳說。臣不敏。其敢無辭以對揚。

休命于萬一耶。蓋臣聞之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唯曰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是知君者。天所命也。天有福善禍淫之理。而其權恒寄之君。君握命德討罪之柄。而其道常法乎天。故潤之以雨露。天所以示恩。而人君法之。則于是有賞。折之以雷霆。天所以示威。而人君法之。則于是有罰。賞罰者。帝王制馭人羣之上術也。彼上古之世。其政熙熙。其民皞皞。非無賞也。而朝

野皆相率以勸於善。即賞有時而不必用。非無罰也。而遠近皆相率以懲於惡。即罰有時而不必施。斯無為之至治。而極治之休聲矣。自是厥後。皇王之政。若循環而儒者之論。亦人人殊指。故稽九官之命。則知唐虞不能廢有功之賞。而夏后氏承勳華。繼美之後。成周氏當文明大備之時。則或先賞後罰。或兼用夫賞。夫孰非彰善以示天下。勸者耶。考四兇之誅。則知唐虞不能廢有罪之罰。而有殷氏承夏桀淫比之後。成周氏當殷頑未靖之時。則或先罰後賞。或兼用夫罰。夫孰非誅惡以示天下。懲者耶。彰善以示天下。勸而激厲鼓舞之恩。固常寓于爵秩褒嘉之內。誅惡以示天下。懲而哀矜憐恤之意。亦常流于創艾誅夷之中。故古帝王賞疑則從其予。不虞其失之濫也。是所謂仁可過者也。罰疑則從其去。惟恐其失之濫也。是所謂義不可過者也。

蓋政則代有更變。而其造于治則一。言則人有可否。而其空於治則均。要之皆以精神心術之蘊。運之慶賞刑威之中。而世底熙平。人還沕穆。端不越此矣。洪惟我

皇祖繼天立極

垂憲萬世。當夷風甫殄之秋。造海宇清寧之日。時則恩威莫測。其用賞罰務協於中。至今誦

祖訓首章。及載在

聖政記者。大都煦育與震曜並行。而於全之意常勝。渾厚與精明並運。而峻法之戒常嚴。是所以培

十一朝之忠厚。而貽億萬載之太平者。信有自矣。而我皇上復承之。夙夜兢兢。日惟古訓之與

成憲是遵。是式故微。長必錄。片善必褒。卽雨露之恩。不渥於此

就問語
更加粉飾
懇切

也。僉夫必黜，奸黨必誅。即雷霆之威，不肅於此也。蓋十有四年以來，而淳風既已翔洽，和氣既以鬱蒸矣。然臣伏讀聖制，謂德澤壅而不究，法令尼而不行，則臣以為誠亦有之。故任老成，獎恬退，將使百官興讓矣。而脂膏律進，巧宦若神，淨競之風，果盡戢乎？革包苴罪，貪墨將使羣辟興廉矣。而羔鴈塞途，筐篚載路，澄清之效果，可冀乎？習俗奢侈，示之以儉，而倡優后飾，墻屋文繡者，所在而是。紛華猶故耳，刑獄寃濫，示之以寬，而法擬秋荼，慘甚屠伯者，隨處而有。鍛鍊猶故耳，蠲租賑窮，詔嘗屢下矣。而蓋藏未備，逋逃未復，未敢謂閭閻之困已蘇也。振旅詰戎，令亦屢頒矣。而韶鈴未諳，尺伍未實，未敢謂戶牖之防已密也。三 廟堂之上，所勸誘者如此，而天下或有賞之而未必勸者。

四語
一篇
關鍵

是雨露之恩，有時而不潤也。所懲創者如此，而天下或有罰之而未必懲者，是雷霆之威，有時而不懼也。茲欲一舉而釐之，其道亦豈有加於賞罰二者而已哉？蓋賞罰者，人主所以飭治，非苟為具已也。我未行一賞，天下已于我乎覲威，而或謂為飭治，非之迹，即疏茅土，錫圭綬，往往優于曠近，而修職任事，卓有成效者，乃或抑而不錄，則不僭謂何而人，于是莫知勸矣。我未行一罰，天下已于我乎覲威，而或謂為飭治，之文，即褫章服，移郊逸，往往苛于踈下，而欺謾避課，具有實迹者，乃或倖而逋誅，則不濫謂何而人，于是莫知懲矣。故欲行賞罰，莫大于法。天法天之道，莫先于核功罪之實，而行之以斷。是故旌考槃之高蹈，而嗜榮若渴者，黜勿予。退讓之風，何不可幾也。褒酌泉之雅操，而趨利若赴者，擯弗齒。澄清之效，何不可必也。奢侈未殄，則必示等

三月官果讀集

訃謀
大猷
具在
毫端

威之式嚴。僭紊之誅而俗必知崇儉矣。刑獄未平則必惇蒲鞭
之化。誥烹鮮之理而吏必知崇寬矣。欲蘇閭閻之困則奉宣德
惠者。陟以顯秩而塞閑濊澤者。罪之無赦可也。欲密戶牖之防
則加志訓練者。優以重典而玩愒戎行者。置之不原可也。如是
則風厲之術操之在上而民從之如流水。非從賞罰之法而從
以心也。督率之權亦握之在上而下式之如轉樞。非式賞罰之
文而式以實也。又何德化之不可洽。昇平之不可致。雍熙太和
之理。卽唐虞非所尚。奚况三代哉。抑臣猶有獻焉。朝廷者。四
方之極也。君心者。萬化之原也。惟不好逢迎之術而競進者。無
所容。惟不營幣藏之積而營利者。有所憚。惟不侈供御則奢者。
媿惟不峻刑戮則殘者。戢惟軫痍瘵之視則民困可甦。惟切外
寧之懼而邊防可固。故臣亦願

說君心
恣地訓
切

陛下實求之心而已。勿以左右近習為悅而盡此心。勿以賢士
大夫為厭而逸此心。勿以物力豐盛而或以土木荒此心。勿以
運際承平而或以昇弋蕩此心。勿以邊境無虞而或以戰伐黷
此心。惟益務講學益勤。顧問則淵微。密勿之內皆清心。
寡欲之資而冲虛恬澹之中皆端本澄源之計。故爵賞未班而
意所嚮往。卽為霑澤。刑罰未施而神所凝注。卽為靈爽。自是而

臣工日以式化。疆宇日以寧謐。卽以紹明

聖祖之法而追古帝王之治。又何難哉。此正所謂風厲之有本
而督率之以實者。惟

陛下垂神而采納焉。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臣草茅下士不識忌

諱冒瀆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申閣師

瑤泉公

水師陸

師皆精

保甲當

事者籌

之義矣

願未有

收實效

者子使

歸之法

期備行

法期必

豈獨保

保甲 萬曆丙戌閣試

允升蕭雲舉 檢討

治國者譬之醫然病有三候故藥有三變善醫者審于其候而

投之劑則病已而人壽病之起陽遂陰爭內鼓外絕急候也一

轉一代勢不得不搦髓解膜以治標已而形靜藏支脈來神還

生候也一起一伏勢不得不晞汗和衛以固元稍造陰陽遽置

鑿藥血氣交錯精神暴滅若疾若瘡復候也勢不得不聚毒視

護以期于十全今之治東越者大抵若是矣愚以為此亦若疾

若瘡之候未可裹囊而逐鑿也當嘉靖之季倭毒海滙寇訶山

都似病之初草雜猷爾其誰曰威隆萬之際呻吟甫息瘡痍暫

起似病之已寬文簡憲蠲租赦青撫而狹之其誰曰愛山海之

盜及今十餘年矣闔閭稍聚已生戎心姦孽少壯旋萌故念此

豈非病者之復候乎不藥之則病藥之則不病此越人所以有

以病喻
盜以治
病喻疽
盜甚切
而橋詞
倫古雅
絕

至此
方露
保甲
本旨

請于桓侯而蚤從事也。試言其方。將挾經秉抱。挺鉞播鋒。以厲兵乎。是試折肱之術。于无妄之疾也。越之盜不可謂有也。將定革隱刃。偃旄戢矢。以去兵乎。是傾上池之水。于无射之門也。越之盜不可謂无也。以若有若无之病。投之以不厲不去之方。而可以延五嶺表億萬之命。詔而越人百年之安。則无若執事所云保甲者。是上醫之完計。而生死人之鴻術也。議者曰。越之病孰與山海二寇。水寨起南灣。至白沙。星屯海嶼。陸路起潮惠。至羅旁。碁列山菁。年來海波不揚。夜犬不吠。則水陸二師為之蔽也。而安所事保甲。嗟乎。以家為鄉。鄉不可為也。以鄉為國。國不可為也。以國為天下。天下不可為也。以家為家。以鄉為鄉。以國為國。以天下為天下。則民親民。親則姦寢而不起。姦寢而不起。則寇無與召。而毒吾境。彼水師禦海似矣。而无能保海寇之不

深淨海
寇山寇
之清

不厲不
去應前

論保甲
之弊詳
核

來空師防山似矣。而无能保山寇之不張。海寇之來也。不盡與蛋也。鄉導者為之。奴接濟者為之。主保甲者所以譏奴者。主者之姦。而塞海之源也。山寇之張也。不盡徭與黎也。強梁者為之。倡狐鼠者為之。附保甲者。所以察倡者。附者之詭。而杜山之隙也。練兵于民。而无駭眎。聽不得言。厲民自寓。兵而不離。壇宅不得言去。此之謂聚毒視護。以期十全。蓋對病之藥。相時之醫也。今保甲之令。歲歲下矣。保甲之冊。邑邑具矣。乃姦盜如故。譏察鮮效。十甲聯籍。填注姓字。非不悉也。間捕一盜。按籍而稽。姓非所姓。名非所名。即欲治以不報之罪。固已晚矣。十甲為保。互援有約。非不嚴也。一家被寇。九室閉戶。未聞保內械送一賊。即欲治以不援之律。亦已晚矣。其不報者。非真頑不率。不援者。非直悍不顧也。守望無虞。填入戶口。隣圍有警。動輒徵發。民即有

情深於民

此歷引古周秦以下用保甲之效

死不盡報。闔門下。捷罪止入。援午夜出。闔生。死呼吸。民豈肯以死博金哉。故罪之益嚴。而匿之益深。治之愈急。而援之愈緩。其勢然也。媮吏慢若芻狗。眛為文具者。固不足誅。良吏行無左驗。輒勸而弃去。而上之人。不假之歲月。不寬之文法。故亦卒罔成功。而保甲之說窮矣。愚嘗反覆惟之。豈其法之罪哉。法不法古。行法不法古。柰之何其治古也。疑後者。察之前。不知來者視之。往說者。謂始于宋相王安石。當時攻之如拯溺。救焚而宋以罷。以為鏤冰。彩脂未可必行。而不知非始于王也。姬公用之周矣。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壘。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調。此周之保甲也。而武以王管子用之齊矣。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戒。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

保甲之法。始於周。公而不知。知而不知。周行于。列國可。此策可。得保甲。之梗概。矣。

五鄉一師。故萬人為一軍。祭祀同福。死喪同恤。人與人疇。家與家疇。此齊之保甲也。而桓以霸魯。成公為齊難。作丘甲。三旬增乘。每乘增甲。則魯恃此以敗齊。而歸汶陽之田。鄭公孫僑。听鄭政。都鄙有章。廬井有伍。與忠儉斃秦侈。則鄭持此以抗秦楚。而存桓武之祀。商君相秦。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告姦者賞。同斬敵。匿姦者罰。同降敵。而孝公之後。日強。此圖伯之石畫也。蘓威相隋。五家為保。保伍為閭。閭四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而開皇之業。日隆。此混一之前。籌也。仲長統之說。雖未行之漢。而論則擊矣。其曰。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為其什伍之長。推什伍已上。則百萬人。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又十取之。則可使從政者。萬人。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者老。充此制。

安石雖
執此
法自善
君子無
以人廢
法也

法之法
行法之
法正與
前法不
法古行
法不法
古相應

以用人。人將有儲。故其法在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
挂益君長。以興政理。簡精悍。以習師田。則猶周秦之遺法也。王
安石之法。雖未究之宋。而言則具矣。其曰。今天下之人。鳧居鴈
聚。散而之四方。而無禁也。數千百年矣。一旦使之什伍相維。隣
里相屬。察姦而顯諸仁。宿兵而藏諸用。苟非其人。急而行之。民
心搖矣。故其法十家為保。五十家為大保。十大保為都保。選衆
所服者二人為都保正副。凡保丁聽自置弓箭。習武藝。則猶周
齊之餘術也。自周迄宋。法之法。殊大。都自為什伍。互相譏糾。今
之法。非不令譏糾。而粉飾牌籍。漫存守戰。則法不若古之精。猶
之藥論。禁書不受。讀不解。驗而徒欲決人死生也。行法之法。殊
大都嚴于匿姦。更相連坐。而制律稍輕。槩從末減。則行法不若
古之嚴。猶之湯熨鍼石。不五入。不分減。而徒欲取外陽會也。故

全是
古文

此論備
今之法
同悉詳
贈繼毫
不遺

今之議保甲者。其為法病不備。而其行法病在不必。民回雍於
踈而徹於密。驕於愛而听於威。矣。蛇虺鼯鼠。伏藏堂棟。雖有蟻
虱。不得宿短髮者。其櫛比也。布帛尋常。庸子不釋。鑠金百鎰。盜
駟。顧而不掇者。其手縻也。故善為治者。在備其法。而必其刑也。
今之法。其未備者。牌籍具矣。而老弱隸籍。丁壯漏名。則家戶貴
覈也。保甲設矣。而強宗袖手。貧子荷戈。則勞逸宜均也。保伍聯
矣。而劍戟不利。部隊無制。則訓練宜精也。救援約矣。而征鼓不
聞。烽燧不舉。則封疆宜畫也。子弟兵矣。而追呼搔之。征調煩之。
則撫恤宜勤也。庶幾比落衆白之徒。皆習于攻殺。止齊之方。雖
絕成陳。雖散成行。衆可合而不可離。力可用而不可疲。則吳子
所名父子之兵也。今之行法。其未嚴者。事忌動衆。民難慮始。則
騷擾之謗宜禁也。賊已就捕。紛員保結。則黨惡之條宜繩也。匿

論行法
之嚴凜
乎若秋
霜之飛
白日

此上論
保甲之
法已詳
已盡下
復推言
之

姦不舉罪止議杖則連坐之法宜峭也冠至荼毒連罰衆保則
坐視之律宜深也郡邑選悞不行其野則降罰之格宜申也庶
幾正罰立威之款不寬於隴畝鋤耰之夫赴之若驚用之若狂
國車不出於閭組甲不越於橐則子牙所云耜之守也夫法
不備即必行之威無以收苟且之效行法不嚴即已備之法無
以勝姑息之弊惟脩之而行之以必甲以外鄉導者無所歸
接濟者無所出而海寇之源杜甲以內強梁者無敢躍狐鼠者
無敢嘯而山寇之隙塞竊意今日東粵之病舍是無以為十全
之方矣雖然什伍姦察勢無所容於陸不得不蕩于舟越之東
西其川居而艇渙者強半愚以為溪渚舟保之聯當猶之陸焉
舟可聯保不可畜衆伏險於順藏動於靜愚以為溪渚哨兵之
船當防之川焉密察繩糾幾見淵魚而化誨教道不若鳶鳳愚以

皇明律例卷之六

五九

保甲具
矣而復
有數法
以衛其
法可謂
萬全之
筭

誠高
調古

為藍田呂氏之約當習之鄉焉粵習六博爰及干楮子未勝冠
弁髦詩書萌牙未剪遂厓斧柯愚以為古者社學之制當講之
社焉事制曲防糜盜手足天灾流行饑饉荐臻蜂擁蟻屯勢惡
能制愚又以為朱子義倉之法當初之保焉辟之于方保甲君
也保舟哨兵鄉約社學義倉佐也君以主之佐以使之夫然後
藥良而病已也或曰若是則風俗同矣巧拙齊矣性情親矣聞
訟弭矣農戰不索權效守不索助而水陸二師不幾于癩贅乎
嗟乎衆已聚者不虛散兵已屯者不徒歸是未可遽議撤也保
甲之行命之曰土著以資墨守而止如堵墻水陸之師命之曰
客子以備輸攻而動如風雨攻守之形不相兼也願久之則兵
勢稍輕兵禍稍銷何也粵自寇難以來人之望兵如禾黍之望
陰雨也而兵亦自恃其力曰東南室家非我輩莫保有司浚民

皇明律例卷之六

五九

不傲容
兵而使
容兵不
說獨重
妙哉保
甲之法
乎

膏脂奉如驕子。調發則所過躡轢。毒如虐寇。安居則嗚呼營伍。
挾壓官司。頃者柘林之亂。東山之變。蓋殷鑒矣。有如保甲威嚴。
團練精良。鄉遂皆卒。比伍胥徒。彼一脫巾。吾則擐甲。如子弟。挾
父母又安所不克乎。則是役也不直。可以防外寇。且以陰折客
兵。不肖之心。輕其勢於方張。而銷其禍于未釁也。愚故曰上鑿
之完計。而生死人之鴻術也。嗟嗟。惟此時為然也。

法令策

萬曆壬辰廷試

奉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遠稽古昔。而有感于胥庭。沕穆之世。

其民不誘而親。不嚴而治。意甚慕之。而淳風既邈。至道靡得。而

徵焉。二帝之典。三王之謨。其粲然者。則可見矣。或者乃謂道衰

於書契。德薄於政教。又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商周之道。不勝

其弊。豈質文之變。帝王所不能違歟。三代而下。惟漢之詔令。為

近古。王通氏至。取以續書。而或褒孝宣之烈。優于孝文。或美元

和之治。懿于永平。豈寬嚴之宜。父子亦不相襲歟。夫道萬世無

弊。弊者道之失也。信斯言也。皇極敷言。固自有本。而不專恃于

令歟。乃樞機喻以絲綸。精神象之渙汗。鼓舞擬于風雷。定保比之

金石。其稱令若此。俱重抑又何也。我

太祖高皇帝。經綸草昧。開闢文明。若祖訓大誥諸篇。正綱常。

夫音扶

分去声

將去声

長上声

數上声

定名分戒偏黨詰兇頑。聖謨洋洋同符典誥。亦可悉舉而揚。厲之歟。朕祇適先休恪遵成憲。凡植綱陳紀。匡世範俗之具。可以維教化。淑人心者。儲思延訪至熟矣。乃勸誘愈亟。玩愒愈滋。禁戢愈詳。悖慢愈甚。往士伍辱將校。今則操刃嚮之矣。往屬吏傲官長。今則露章彈之矣。往宗庶訐親藩。今則衷甲攫都市矣。往豪右陵有司。今則矜弁闕公庭矣。其他恣睢無良。背礼而傷教者。難以一二數。而詔之不聽。誠之不悛。卽三令五申。徒勞置郵。一切寢閣。豈奉宣之失職歟。抑令煩法弛。所以救之者非其術也。言者謂宜省議論。振紀綱。似矣。乃謀夫孔多。莫執盈庭之外。惠文虛列。率遷扞罔之姦。令何以能簡法。何以能嚴歟。茲欲擇遠猷以定命。執大寶以成孚。使令重君尊。國安而民以寧。一其何濟。而可多士其悉心以對。毋泛毋隱。朕將親覽焉。

肇震翁正春 狀元脩撰

以實心
實政作
策冒休
裁莊重
整飭

臣對。臣聞帝王之臨御宇內也。必有飭治之實政。然後化機擴而風勵之典以彰。必有宰治之實心。然後化原端而中正之極以建。實政者何。申畫一之條。垂確然之軌。以震耀遐邇。使萬民之心志耳日。日繫屬於象魏。而後濯維新者是也。實心者何。黜繁縟之文。疑真誠之懿。以默制鈞陶。使一人之精神意慮。日淪浹於寰區。而鼓舞莫測者是也。實政措於外。是即其整齊嚴肅者。與斯民相持循而明示之以法也。法立而天下即以法遵之。初何患乎輿情之弗塞。實心存於內。是即其純篤懇切者。與斯民相漸摩而潛喻之以神也。神運而天下即以神孚之。又何患乎國維之弗張。隆古帝王所以凝旒大寶而朝廷體統巍然。等天地之尊。端拱穆清而宗社生靈晏然若盤盂之永謐者。

又反振
二段起
伏有法

此道耳。藉令有實心矣，而非政以出之，則宵旰雖勤，鼓舞無術，人心風俗安所振而刷焉？而天下之勢卒日流於潰亂，而不可收有實政矣，而非心以宰之，則粉飾徒具，粹白已漓，政教號令安所疑而注焉？而天下之機卒日至於頽弛而不可振。此輓近之陋習，庸主之淺圖，固宜淳熙鏢懿之理，寥寥罕覩也。蓋不能無待於今日矣。欽惟

皇帝陛下。天縱玄德，應五百載之昌期。躬撫瑤圖，紹億萬年之正統。出齋閣箴銘以檢心性，志勅時幾，罷貞觀政要而講禮經，神游聖學，流汪濊之澤，中外沾濡，廓嚴肅之威華。夷震疊，治隆化，蓋已。雖三躒五卑視近代而樸樸之矣。迺猶聖不自聖，進臣等而首，諷以帝王文質之變，與夫漢令寬嚴之空，終有感於玩愒悖慢之風，而深惟乎尊君安國之術。臣有以

詞調
工雅

仰窺陛下之心，即虞帝之疇咨，周王之訪落，不勤於此也。臣竊伏蓬藿，志願輸忠，非一日矣。方思秉泰交之會，以效芹曝。矧清問諄下，逮敢不披瀝以對。臣聞之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性后易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蓋八紘之廣，林總之衆，風氣異宜，習俗異尚，懷智欲以相傾，負才欲以相役，匪整齊之則亂，匪約束之則爭。君人者，續神靈之統，握君師之權，而為萬民主者也。所以整齊約束，俾之順軌嚮方焉者，疇能意喻而色授之道，必有假於今矣。臣稽胥庭之世，民不誘而親政，不嚴而治，質文無所損益，因革靡所沿襲，渾灑灑蓋忘言之至理，而沕穆之玄風也。烏覩所謂令哉？裔茲以降，堯明五教，而萬邦協，舜徵五典，而百揆叙，敷命率常，禹之謨也。綏猷脩紀，湯之烈也。迄成周經制大備，而昭明之化爛焉。之

數帝王者質文遞變。豈其競飭擊輓以炫天下。觀聽而踈盤古。初哉義皇。垂遠民偽滋矣。如必欲焚符破璽。剖斗折衡。塞師曠之耳。扶離朱之目。與天下相安無為。以幾結繩之理。庸可冀乎。故質文之不能不變也。猶暑之必寒。水之必東也。勢也。聖人以勢之所趨者。委之於不可為。而書契作焉。政教詳焉。要亦循其勢與民宜之耳。迺其精純粹美之真。忠信誠慤之懿。直與禮制文章相綢繆。則固有不專恃令者。在世儒闇於大較。猥云道衰而德薄也。虞夏寡怨。而商周滋弊也。亦膠柱鼓瑟之見。而未覩聖人運治之精矣。三代而下。近古惟漢。文中子曰。漢之制志典冊。幾於典誥。終之以禮樂。三王之舉也。豈非以徒令哉。由今觀之。柔道化民。孝文之治。媿矣。迺崔寔以孝宣為優。慧察裁決。永平之政。嘉矣。迺曹丕以元和為懿。不知乘弱之後。而令嚴斯一。

時振刷之效。起然三釁一開。卒為基禍之主。則孝宣未甚優也。乘強之後。而令寬。斯一時長者之名著。然實憲一寵。竟啓外戚之漸。則元和未甚懿也。雖其寬嚴異宜。先后或不相襲。要以未適於道均焉耳。何也。古今不同者法。歷古今而無弊者道。道者權衡乎。文物之變。調劑乎。寬嚴之宜。而為皇極敷言之本者也。彼樞機喻以絲綸。精神象之渙汗。鼓舞擬於風雷。保定比之金石。胡稱令慎重。若是詎非以橐籥於道為之。宣洩而不在區區告誡間歟。則實心之謂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掃滌胡元。再造寰宇。創制立法。規古始而酌時宜。臣嘗伏讀

祖訓大誥諸篇。星列綦布。間若正綱常而定名分。戒偏黨而詰奸頑。真洋々乎典謨。竝茂闕石俱傳矣。大都有頓綱挈裘之體。

點出實
正
是法令
之本

無倒持旁落之嫌。有電行雷動之威。無牽文拘俗之陋。二百餘年來其所培養。噢咻者甚厚。而其所激勵震肅者又甚詳。維時薄海內外。銜酥飲醇。帖然循守。罔敢越軼。無鈎繩而不可携。無關鍵而不可開。豈偶然之故哉。我

陛下紹天闡繹。二紀於茲。諸凡植綱陳紀。匡世範俗之具。型然悉矣。固宜將士效腹心之誠。百寮崇揖讓之雅。藩輔洽行葦之誼。釐序敦樸。械之風。即有魑蜮。亦當潛消於太陽。下安敢矯虔亢命。其間哉。故並教衰物情玩。邇有不勝其弊者。曩士伍辱將校。變非輕也。今且操戈嚮之矣。邊鄙之紀法安在。曩屬吏傲官長。事非細也。今日露章彈之矣。尊卑之體統奚存。以宗庶訐親藩。倫序不倒置乎。至於衷甲攫都市。兇橫胡可言也。以豪右陵有司。名今不弁髦乎。乃矜士閔公庭。恣睢將何極也。他如此

類尤難悉數。顧詔之不見聽。誠之無悛心。誠有如此

說出實政實心

此省議論

聖制所謂勸誘愈亟。而玩愒愈滋。禁戢愈詳。而悖慢愈甚者。茲欲一舉而振飭之道。將奚繇。語曰。治悍馬者。利其銜策。矯曲木者。致其繩墨。今日之執。何以異此。臣以為非可姑息。貸虛詞借也。在於實政。實心加之意耳。夫所謂實心實政者。非他省議論也。振紀綱也。省之振之。而持以決行以斷也。方今小加大。賤妨貴。跋扈無良。鴟張罔忌。人心玩矣。國是搖矣。而憑唇吻者。輒肆意於雌黃。沽名譽者。競騰頰於章牘。辱將領則奪將領之符。辱監司則褫監司之組。言及懲宗庶。則見謂宗盟之當厚。言及振士習。則見謂士氣之當伸。此是彼非。甲可乙否。名實亂於築舍之謀。刑賞混於盈庭之訟。致令瞋目語難之夫。躡躅跳踉而莫敢誰何。安在其警奸頑。而重國體哉。故臣謂議論宜省也。議論

此振紀
綱應前
實政一

此所謂
持以法
行以斷
者應一
實心一
段

省矣。至所以建威銷萌，使天下惕警震懼，而不敢犯者，不有朝廷三尺法在乎彼。其初所發難者，不過十數人，而止吾廉其。實即奮然一大創之，攘臂于今，渠魁必侈裂眦，首亂兩觀，必誅情有可卸也。而構煽之罪，必不可不嚴。事有可原也，而冠履之分，必不可不正。今嚴禁肅，有若董安于之論高山絕澗，牛馬不入者，誰不搏心揖志以安分守哉。故臣謂紀綱宜振也。夫紀綱者，法也。而有法法者，焉蓋四海億兆之衆，不從上之令而從上之好，其所遵軌順旨者，不在上人所建立之法，而在其行法之意。故干行越紀之誅，加於小弱，而或回貸於強悍，則法不行。疑脂束濕之禁，施於孤寒，而或寬假於勢要，則法不行。斧鑕之典，重矣。或陽示其罰，而陰有所縱，舍則法不行。風霆之號，肅矣。或始令之峻，而終有所遷搖，則法不行。必也。愚不以卑賤遺罰，不

二段
摠叙

又歸
到用上

以強。賚阿既不以嘔，照惠奸又不以姑息。蓄釁執此堅如金石，行此信如四時，據此無私如天地。此又臣所謂省議論振紀綱之實心也。惟有實政，則其絃鼓常張，其繩結常密，故令出人咸畏之，而不敢叛。惟有實心，則其意慮常貫，其寢會常通，故令出人咸信之，而不忍叛。庶幾哉國體崇，人心壹乎。雖然，務實以圖治者，詰后之懿軌也。用人以弘化者，英辟之訐猷也。誠念邊鄙而簡用，撫臣則投醪挾纊，足以生威。而庚癸之呼，自息。念民瘼而慎擇，大吏則茹蘖飲水，足以率屬。而陵替之風，自維。念宗室而宗正得人，如劉向者，斯敦睦有倡。人皆河間東平之賢，斧斤可以不煩矣。念庠序而師表得人，如胡瑗者，斯訓迪有方。士皆鄒魯闕里之行絃歌，可以成化矣。故臣竊謂用人尤要也。迺總之不外乎人君之一心。今

又歸本
到君心
上議論
一節深
一節

陛下靜攝齋居。盱衡圖理。所以培植化原者。豫矣。顧天人之介。易淆。危微之間。難辨。儻操持少弛。他如靡曼艷郁。一切可喜之。欲得以牽引。此心將精神惰窳。而弗振。幾務廢閣。而弗張。其所。係豈淺鮮哉。臣又願。

陛下乾剛日奮。敬德日新。養心於邃密而不間。大廷計慮乎。萬年而不忽微渺。親近乎顧輔而不惑。檢壬益務。講學益勤。顧問則康淫之志。詘精明之慮。生故號令未領。而志所嚮往。便為霽澤。象魏未布。而神所凝注。卽為靈爽。由是遠猷定命。大寶成字。將臣工祇承疆宇。寧謚用以媿皇王之休風。紹祖宗之鴻烈。何難焉。區區漢命。毋容置喙矣。此非臣臆說也。宋儒程頤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而我高皇帝祖訓首章。亦以持守一節。冠於正綱。常等篇之始。卽

鎮

聖制所謂皇極敷言。固自有本者是也。伏惟陛下俯垂察焉。臣草茅卑賤。罔識忌諱。冒瀆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法令策

題具前篇
茲不復載

世程史繼偕榜眼編脩

大本大
机立論
自是冠
冕

臣對臣聞聖帝明王之御宇內也必有以握天下之大機然後其風行而妙夫鼓舞萬民之術必有以端天下之大本然後其天運而隆夫陶冶一世之功何謂机出之以時通之以適不踰畧刻而曉然與環海相明徵者是已何謂本欽之至實蘊之至真不下堂皇而油然與兆民相攝屬者是已大機握於上則一令而人趨之一諭而人憲之是明示天下以法也法之必行若風之達於幽遐而人莫能禦其至天本端於上則未施令而人信之未煩諭而人孚之是潛喻天下以意也意之所化若天之運於玄穆而人莫能測其端古昔盛時所以教化翔流人心畫一控五位於神明之尊而總八柄於太阿之執者此道存焉耳藉令不得其機則雖有匡天下之心而動之無術至愚之民安

法令策 卷之六 頁

所作而奮焉謂萬彙之欣悅播揚而不取足於風者春之有矣
 不得其本則雖有治天下之具而毓之無原至神之民安所服
 而刑焉謂四氣之聲行式序而不受職于天者未之有矣是未
 足幾帝王之後塵而况於昏庭沕穆之理哉故治古而下化慈
 孚調皇綱弛維而昌明博大之治不能不待于今日也欽惟
 皇帝陛下道協虞聖之華心嚴姬文之翼孜孜典學夢夢
 勤民廓蓋容于天地而祈寒暑雨必惕于衷躬儉勤于邦
 家而匪頒好用咸謹于式天下之賢才已盡賓用天下之謀議
 已盡舉行夫既奠四維之泰山調五辰之玉燭而二帝三王之
 治且三而四之矣猶
 聖不自聖特于萬幾之暇進臣等而策之於廷遠播帝王之
 道近騰

以言與
 身点破
 本典机
 二字

烈祖之猷而慨於後世之悖禮傷教思欲省議論振紀綱以共
 底乎尊君安國之鴻績臣愚非其任也雖然平居緩頰取論亦
 嘗有慕于中久矣矧際無諱之一朝當明盛之日而
 聖意諄諄若是有不披肝瀝膽以答隆指於萬一安所稱對
 揚之誼也哉敢敬陳之夫國於天地必有與立以定率由之準
 使天下易聽而改觀者法也以通感應之微使天下安行而自
 得者是以法法者也法之章以言而法法之帥以身章以言
 者吾所謂機帥以身者吾所謂本得其本而妙其機者有矣舍
 夫機而猥云至道未有能致者也蓋嘗觀於大庭華胥之民不
 誘而親不嚴而治冲恬沕穆何其質而不文哉自是以後文稍
 稍興焉帝者莫盛於唐虞王者莫盛於三代未嘗廢法令矣是
 故五刑惟允四罪必誅而不以貶渾渾之理不從有佚罰不使

有顯侈而不以病瀨瀨之風典誥所徵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非夫二帝三王之盛不大庭華胥若也風會開而人文勝聖人不得不有以通之而要之因其固然順其適然誘之即親令之即嚴意傳於肯綮脉絡之中而化行於拱揖指麾之上則雖文而無害其為質矣故禮稱絲綸言其有條而不紊也易著渙汗言其出而不可返也而鼓舞象之風雷非謂其所動者速乎定保比之金石非謂其所執者堅乎蓋稱令之慎重若此彼謂德衰於書契道救於商周殆老莊矯世之偏譚非通論也三代而下惟漢之治為盛詔令制冊幾乎古矣乃孝文之政以寬勝而崔寔謂孝宣為優明帝之政以嚴勝而孟堅謂章帝為懿則寬嚴之迹即父子有不相襲者蓋乘寬之後利用威乘威之後利用寬亦各順時而適治因俗而制宜要以令行禁止為有得

字机

乎天下之機焉耳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躬撥混沌手闢文明開導子孫則有若

祖訓一書而燕翼之謀備焉訓誡臣民則有若

大誥三編而懲惡之誼彰焉今觀綱常必正而無龐雜之愆名

分必明而無倒持之漸偏黨必戒而無朋比之私凶頑必詰而

無姑息之習洋洋乎造福之至寶保國之著蔡誠跨軼典謨樸

漱漢事而王通氏有不能罄其揄揚矣二百餘年來四海安瀾

八方循軌內無鍵閉不可解之局外無膠結不可理之繩豈非

其貽謀者遠哉我

皇上祇適

先休恪遵成憲提衡天下二紀于茲凡所以植綱陳紀匡世範俗之畧無不畢舉政不二門威不錯貸憲令一何斷也普天臣

民輻輳歸命。辨髮貫冑之長。且稟正朔而稱外臣。威令一何行也。沁水之田園。武安之考工。一絀吏議。立見裁黜。法令何無赦也。固宜紹休。

祖烈趾美。皇馳萬年一日耳。何通來習尚稍異。風俗浸衰。上持法以嚴而下之奉法常緩。玩愒悖慢。日引月長。誠有如

聖明所慮者。將校辱於士伍。未已也。而且操戈嚮之。官長傲於屬吏。未已也。而且露章彈之。以宗庶訐親藩。至無等矣。而迄於衷甲攫都市。胡可言焉。以豪右陵有司。至犯上矣。而迄於衿弁。關公庭。胡可言焉。其他恣睢無良。悖禮而傷教者。尤難一二數。勸誘之而罔率。禁戢之而愈恣。三令五申之而藐爾如故。無論唐虞三代之盛。卽漢氏之治。不可幾於世矣。夫漢令無不行也。而法未必平。今法則平矣。而令反不行。置郵之役。徒勞寢閣之

妙語

又点机
字及鹿
轉絲倫
澳汗風
雷金石
等語

救日積是吏奉職不勤。而所以救救者非其道也。茲欲起而救之。不在更制也。不在易法也。臣願

陛下有以握其機而已矣。機者時張時弛。時屈時伸。率然動於

不可知而沛然達於不可禦。秩之則為絲綸。決之則為渙汗。厲

之則為風雷。而堅之則為金石者也。誠得其機。則逸而有成。唐

虞三代之所以弘化也。不得其機。則紛而罔績。唐宋而下之所

以陵夷也。說者惑國是之混淆。輒思以省議論。似矣。夫不覈其

當否。而徒曰省焉。云耳。愚懼乎省之。或至於闕言路。而結約之

後更激。而為發舒。則議論卒不可省也。感國成之漸替。輒思以

振紀綱。亦似矣。夫不辨其要詳。而漫曰振焉。云耳。愚懼夫振之

或至於傷太和。而矯枉之過更弛。而為寬縱。則紀綱卒不可振

也。臣伏讀

聖制有曰謀夫孔多莫執盈庭之咎惠文歷列竟遺扞罔之奸是在

陛下已慮之矣然則欲圖所以維教化淑人心者道將何由乎

愚以為議論之省莫若明分守焉今夫農夫之治田也人為之

區區為之畔則人知利入之必歸於己也將勞筋竭力以治之

彼其心志一而不二而暇為分外憂乎此明分守之說也體國

者誠以分守為心事附其職業附其官興一議必以責主者條

一政必以嚴行者毋以藻績相炫毋以虛聲相冒夫然則人不

敢妄言即言皆為成功而議論省矣紀綱之振莫若辨體要焉

今夫造父之為御也齊輯於轡哇正度於胃臆則馬安於調均

之得宜也將遵折蟻封以從之彼其馳驅適而不困何至於奔

此段言名議論在明分
此段言振紀綱在辨體要

軼泛駕乎此辨體要之說也體國者誠以體要為心見圖其大

治去其甚凌肆則貴近必黜權橫雖身後必誅毋撓亂於東

毋過操於東濕夫然則威無所屈折即縱舍亦不為失權而紀

綱振矣議論省而國是以昭紀綱振而國成以重何令而不率

何諭而不從由是士卒無脫巾之呼庶僚無批根之激宗藩不

至表甲於都市衿弁不至攘袂於公庭以教化則修明以人心

則齊一天下之視法令若天墜地設而不敢犯其視

朝廷猶鈞天紫微清都太乙而不敢怠且玩也區區漢事蓋無

足覆說於前矣此非所謂握天下之機而妙夫鼓舞萬民之術

者哉雖然機不自運必有本以先之易曰風行地上先王以觀

民設教而又必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

而天下服道曰神神曰天此其妙有出於言語法令之外而觀

應策

繫括得力

又照應
絲綸沒
汗風雷
金石語

聖祖之神武大畧。疇有不自身教先之者。故觀心有亭。而因與人臣言誠。孝行有圖。而因與人子言孝。貢獻有卻。而因與人牧言廉。是皆以身為本。言以章之。夫是以令無反汗。出無違綸。風雷埒速。而金石遜堅也。我

皇上養心有箴。樂志有傲。所以端天下之本者。已預矣。然理欲之介易淆。危微之關難辨。自今以還。苟毫髮少怠。則亟養或踈。瞬息不存。則精神或逸。紛華盛麗。曰蕩心之媒。必思所以賤之。柔曼傾意。曰伐性之斧。必思所以遠之。便僻逢迎。曰害德之孽。必思所以去之。而講學親政。勵惕若於乾行。禮下任賢。勤延訪於晉接使。

聖心之中。光明瑩淨。無一息不純乎天。而動作威儀。起居出入。無一事不協於禮。故勸誘未施。而意所嚮往。即為功令。禁坊未設。而神所凝注。即為靈爽。朝廷無侵令。勿論臣下矣。宮闈

無竊令。勿論都邑矣。戚畹無干令。勿論庶頑矣。益

高皇帝所以廓清宇夏。總一垓埏者。尚何教化之不明。人心之不淑。而煩誠詔者之為諄諄乎。

皇制曰。皇極敷言。固自有本。此之謂也。伏願聖明循其言。更責其實。以天之道。用不闕夫

烈祖之猷。為萬世規。臣不勝大願。臣草莽罔知。諱忌。干冒宸嚴。無任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宗祖無白輝射則族之至且難

臣聞之猶然其世賦且不類大願草莽因以論志下目

聖明能其言更責其實以天之直用之固夫

皇明曰... 聖明能其言更責其實以天之直用之固夫

不... 聖明能其言更責其實以天之直用之固夫

高皇帝... 聖明能其言更責其實以天之直用之固夫

無... 聖明能其言更責其實以天之直用之固夫

... 聖明能其言更責其實以天之直用之固夫

法令策 題同前

升伯顧天峻 採花編脩

此以治
規實意
作策冒

臣對臣聞帝王之經緯六合也必有簡易精明之治規而後可
以敷化理尤必有真純懇切之實意而後可以握化機何謂治
規宣之語言陳之藝極燦然而易守肅然而難犯日範天下於
不擾不弛之中而罔有二三者是已何謂實意蓄之淵衷凝之
宥密相屬而以精相攝而以神日化天下於至正至大之域而
罔有頗僻者是已有治規以敷於外則一觀聽齊心志雖顯蒙
之性咸可曉諭雖強梗之習咸可馴擾天下方廩廩於被服之
不暇而何患乎國維之弗張有實意以宰於內則剡時出善調
劑雖條教之須莫非肫篤斧鉞之威莫非慈惠天下方駸駸於
感格之不暇而何患乎羣情之弗協古之帝王垂藻巖廊而享
高天泰山之安凝神邃宇而達海禪日出之邦用此道也藉令

具之弗簡弗肅而徒苛細其文以縻天下將見紛堅雜出安所
遵而守焉而能責下之信從乎實之弗裕弗孚而徒恣睢其威
以警天下將見軌範已撥安所惕而服焉而能望天下之愛畏
乎如是而欲措斯世於整齊畫一之休莫安國家於久安長治
之盛者其道無繇矣故千古之鴻猷不能不有待於今日也
欽惟

皇帝陛下躬不世之資撫綦隆之治游神

帝學罷貞觀政要而講禮經致謹燕居書齋閣箴銘以養

德性修零禱則親煩

玉趾洽泰交則時降

溫綸化營於南箕之風澤豐於離畢之雲固已六五帝而

四三王矣乃猶

佳語

聖不自聖進臣等於廷俯賜

清問首諷帝王文質寬嚴之旨繼及紀綱世風教化人心之要
終有感於玩愒悖慢之習而思所以令簡法嚴之術顧臣愚非
其人也雖然陳見惓誠圖策安危臣之願也敢不披瀝以對不

此論紀綱教化之原

惟天生下民趨操殊方智欺愚勇苦怯懷智而不以相教積財
而不以相分於是乎立之君以齊一之君也者設為坊表樹為
軌物限以尊卑之序別以上下之經者是為紀綱而下之人漸
之摩之陶而成習化而若性則世同正矣曲為匡拂善為獎掖
昭夫尊卑之所以有序明夫上下之所以有經者是為教化而
下之人安之利之啟其同然觸其固有則人心淑矣但紀綱世
風之由教化人心之要直任夫詔誥而耳提面命之手將恐意
能喻於詔告之所及而不能喻於詔告之所不及甚且以空文

伏下案

提出實
意二字
作樞紐

視之耳。或直任夫刑罰而乃鋸斧鉞之乎。將恐意能伸於刑罰之所及而不能伸於刑罰之所不及甚且以淫威病之耳。文勝則弊文弊而以威勝又弊然則提挈萬民揮斥八極其殆出於令與法之外而自有以縮結之者乎。其殆即寓於令與法之中而自有以維繫之者乎。則實意之謂也。粵稽古昔若胥庭沕穆之世。獐獐狂狂。渾渾噩噩。忘其智故。安其性命。民不誘而親無待。嗶嗶煦嫗為也。民不嚴而治。奚事赫赫。懼為也。斯其淳風至道。邈不可追矣。迨風氣漸開。大樸漸散。意喻色授之象微而提撕警覺之道起。即莫盛於二帝而有典焉。典亦令也。第典謨無幾言而世已在宥。彼雖不廢令而固有不恃令者在也。即莫隆于三王而有誥焉。誥亦令也。第誥誓無幾言而世已恬愉。彼雖不廢令而固有不恃令者在也。然或謂道衰於書契。德薄於

点出身
帝王皆
以實意

政教。是猶以文勝。疵帝矣。或謂虛實寡怨于民。殷周不勝其弊。是猶以文勝。疵王矣。要之文質之運若循環。二帝三王已不能遊於忘言之天。而當其時上無飭詞。下無衡命。而以實意相浸灌。後世蓋莫尚焉。三代而下。漢猶近古。孝文之詔。媿矣。而顧以孝宣之烈。過之。永平之政。嘉矣。而顧以元和之治。尚之。世傳豈故抑此而伸彼哉。蓋謂令多則虛而不實。法行則弛而能張。而藉以立教也。大抵本實以敷言。而道得焉。喻之絲綸。渙汗。擬之風雷。金石。非過也。逞臆以督責。而道失焉。視之士苴芻狗等之。胼胝枝指。無惑也。信乎治貴行法。不在空言。治賢敦實。亦不在徒法。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經綸草昧。開闢文明。若祖訓大誥諸篇。正綱常。定名分。而務作夫殫忠効順之風。戒偏

黨詰克頑而預防夫旁落上凌之漸

聖謨洋洋即典謨不是過焉其所以垂

十一朝之昌明而開億萬禩之太平者信有自矣暨我

皇上起而承之兢兢業業日惟成憲與

先休是遵是式 官府一體臂指相使天下曾無敢以私意阻

撓者道德之漸仁義之流天下曾無敢以匪彝異同者準繩之

具孔張網繆之計備至紀綱肅而世風正教化洽而人心淑駿

烈浹乎於茲鴻號熙於無窮矣顧邇年以來稍有不盡然者臣

伏讀

聖制謂勸課愈亟玩愒愈滋禁戢愈詳悖慢愈甚臣以為誠亦

有之今夫小加大賤妨貴至冒上也捐禮誼恣貪婪至無等也

士伍者非將校鞭箠使之而捐驅赴敵惟命者乎今反操及

應前紀
綱教化
世風人
心

應前詔
誥刑罰
二段

正講
實意
處

莫問矣屬吏者非官長南面臨之而奉行殿最惟命者乎今反

中傷而莫忌矣宗枝者非一本之親而蕃輔所托重乎乃白晝

攫於都市將安窮也青衿者非四民之首而遠近所觀赴乎乃

聚眾闕於公庭將莫測也其他寡廉鮮耻悖禮傷教之事往往

而有在在見告是可不為之慮也哉得毋謂教導之不詳申飭

之未至四方闇於倫紀而然歟竊見三令五申已非一日而竟

不喻何也又得毋謂布告之雖切文網之尚疎四方狃於寬大

而然歟竊虞嚴刑峻法終非善物如是而復不應何也故臣以

為惟有實意而已實意者委曲以體其必至之情而無壅闕隔

闕之患多方以足其同然之願而無闕遺補漏之私聚其所欲

去其所惡則狙詐作使何有於衣冠禮義之眾容之如天蓋之

如地則四夷向風何有於臣民枝庶之親為將較者誠得其久同

應閣中
士伍辱
將校四
段

飲食共勞逸有投醪之誼無蹋鞠之病。長吏者誠得其人課功實畧虐有懸魚之操無苞苴之求則下寮一心營職矣宗庶浩繁廩祿難繼為之弛出城之禁開入仕之途彼寬然有以自給又何求焉庠校興賢本異庸衆為之隆礼以優之擇師以誨之彼修然有以自好又何逞焉如是則不必渙之大號載之象魏而相喻於默默之天不必嚴之五刑申之八法而相固於肫肫之地居尊者得以高拱處優而享其魏然立隆之勢居卑者弭耳帖喙而去其囂然欲爭之心紀綱不飾而正風俗不挽而淳教化旁流人心丕式太平自爾翔洽和氣自爾鬱蒸且可以兄二帝而弟三王矣奚數漢之諸君哉抑臣猶有獻焉語有之盆水在庭清之終日不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能察方圓人心易濁而難清類是也而况人君乎

收拾
無遺

謹言

萑林翦席遠於萬里諧臣媚子羅於左右君未見其欲彼先意而投其誘君已見其欲彼肖意而鬪其捷織欲稍中萬幾叢控所係匪眇小也故臣願皇上被除拔濯疏滌澡雪毋恣于鷄鷄貝帶之寵毋蕩于龍駝燕尾之妖毋假于城狐社鼠之手毋沉于市虎枯烏之詞毋以珩楊錐鉞為虞毋以折檻補牘為拂毋陽禮君子而陰親壬人毋致飾昭昭而踈防冥冥康淫之志誣清明之慮生夜分讀法鷄鳴御朝則一念憂勤足以起萬方之窳惰一念收斂足以消萬方之僭踰一念慈祥足以作萬方之愛戴此臣之所謂實也是在陛下一加勉而已草茅之士不識忌諱干冒宸嚴無任戰悚隕越之至臣謹對

收前
實意

王閣師 荆石公 評然之 淵然之 色蒼然 之先 秦西京 趨走筆 端縱橫 閣閣惟 其命 固知子 之富千 才矣

法制萬曆丙戌閣試

伯脩袁宗道編脩

天下之治。天下之法。為之也。而天下之患。莫患于陽存夫法之。名而陰亡乎法之實。尤莫患于過計乎法之利。而先麗乎法之。害。易存其名。責之廢法。彼將應之曰。吾守先王之法。固無恙也。顧文雖具。而實已先撥。辟之室者。璇題瓊壁。非不稱富都。不知盜至而篋眩矣。則不如無室。過求其利。責之變法。彼將應之曰。吾振先王之法。于將弊也。顧利未覲。而害已先麗。辟之沐者。濡髮澡甲。非不稱適。及其垢去。而風迴矣。則不如無沐。法無十害。六無十利。當其規為。初設。即蚩兵桀。瓦足楷。後及其敗。撓窮罷。即黃官姬。礼無以存勢。則然也。法將亡矣。則毋務徇其名。留之法。應更矣。則毋務懲其故。急之故。諱紛更之名。以悅于庸衆人之口。而養國家之既于方來者。懦也。狹。祖宗之制。以博。

伯修不
肆易善
用易者
無如伯
脩已

論洛陽
臨川事
雖出獨
創而一
軌于正

黃虞上世之聲而下失臣民之心于不可支者激也其無賴于
人國均焉以是槩于今日愚請無諱于筭而極陳之嘗讀易
至改革之際文王于盥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而孔子解之曰
終則有始天行也于巽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而孔子解之曰
位正中也天行有始惡得無庚位不正中庚惡乎吉聖人之意
微矣庚于繼世易庚于繼體難庚于繼亂易庚于繼治難漢高
可以除秦政之苛而文帝不能改正朔易服色嫌于繼體也顧
其策具在如藩疆如銅布如勢卑如無蓄不再世行之矣即使
澤灌而生元狩無能短也開元可以改神龍之舊而熙寧不得
遂新法易治平嫌于繼治也顧其法具在如保甲如保馬如免
役如經義如武舉迄于今行之矣即使司馬公而生今日無能
罷也然而洛陽臨川能必行于身後不能必行于其自者何也

激字
儒字
應前

字
新色
到色

先以文

肅二帝
之變法
論是
伯修占
地步處

過計其利不得不先麗其害痛哭踈而執拘罷愚所謂激也而
漢宋諸臣詆斥二子者陽存法名而樂亡其法寔徒以瑰政琦
術讓後王而借異代愚所謂懦也當胡元之季天下已喬詰卓
驚浸淫于腥穢

明興高皇帝一掃而更之脫民湯火創為華夏上提大綱下及
萬目內自宮闈外迨邊場師唐虞三代之意斟酌漢唐宋而損
益之汰侈為儉反讐為煜易阨為寬變詭為儀事制物防為
聖子神孫長慮即千萬年無朝夕矣雖然舍金陵營燕京利
在鎬洛

文皇帝以子異父不為改罷鎮守設撫臣害在閹尹

肅皇帝以孫異祖不為二矧及今二百餘禩矣禮樂文物器也
置而不習麤穢乘焉日爛漫而捐墮習而不已靈畢落焉日抗

一字一經
句幾寸
推寸
心欲嘔
脩髯
枯

弊而嚮卷故雖有巧僅萬金之器又則漸渝雖有聖知十利之法又則漸救愚意今日之法寧無有利存軀殼弊潛胚胎者乎寧無有利失十九害乘一二者乎寧無有盡耘其利獨蒙其惠者乎寧無有利而似病而似利者乎寧無有制已芻狗名猶繁露者乎憂治世危明左竭赤而盡諫忠臣不敢諱也為未有治未然借箸而蚤籌哲人不敢後也今天下士狃于其故束于其常與波上下偷以全軀自度其力不足肩鉅彼見舉動稍異常眾者輒舉繼體繼治之說以訾而寢之而欲有所高張之士又未深維法之利患勢之漸頓猷為無緒禍害立見適足以遂脂膏繫楹者之口而成其智彼以懦而猶足養持重之譽此以激而未免來喜事之誹愚不意

議高
而才
儻

西京以
來千年
絕調

此論
宗藩

此論
軍伍

此論
文田

聖明在上可以堯可以舜而猶不免遺漢文宋神之慮徒志而未逮也賢儻盈朝署可以伊可以周而猶未免蹈洛陽臨川之過徒策而未竟也晉楚代齊分王萬里古封建之名存矣王牒蕃侈廩既不續繫之一城飢寒無聊此何異囚編民乎司徒不議食宗伯不議禮而徒日削之汰之遼庶人之寃可鑑已本兵居中都司衛所環外古三軍六軍之名存矣尺籍空懸什伍九虛浚民膏脂徒飽旄倪此何以異飼犬馬乎司馬不議制以防亂禁姦而日清之勾之此御史四出而海內騷動可鑒已文田以清賦似矣而旦夕為期會稽無軌徒以恣姦胥之上下故昔玄武湖一籍也巳郡邑寔徵一籍也今文田又一籍也一賦三籍官計以弊邦治者何稽焉選貢以汰老似矣而奔競成路請托盈刺則徒以抑恬退于戶牖故時而二人選也時而二

此論

十人選也。時而六人選也。一貢五令。司教以造羣士者何。倣焉。

此論

九府圜法之名。今之制錢也。自洪永以迄隆萬。堆貯內帑。合為

募兵

廢銅。三金缺一。國用是詘。頃一令甫下。國門頗流布。而竟以私

此論

鑄。紛紜報罷。此其法可終罷乎。夏官移甲之名。今之募兵也。自

此論

九邊以及兩越。名置屯戍。悍如驕子。三軍無伍。亂是用長。比一

此論

飯不繼。浙蜀俱騰呼。而竟以偏裨辱縛主帥。此其漸可使萌乎。

此論

夫。祖宗之法。其始固石畫也。為日且久而弊已如是。頃一二

此論

議法之臣。其意在釐弊也。經施無術。而弊又如。是懲無術之臣

此論

而安已弊之法。卷舌固。閉目拳手。待其極壞。而後為之所則

此論

其弊。又將有不可更僕數矣。愚以為。天潢之蕃。必不可給也。

此論

繼封繼室之增。民校民厨之裁。宗學宗田之議。皆說鈐也。廢人

此論

服窮矣。令比編戶。自食其力可也。漢諸劉。唐諸李。未嘗錮之城。

皇明會典卷之六

五

此變

也。而未必即梯亂也。愚又以為。衛所之漏籍。必不可寔也。戰不

此變

足犯敵。守不足捍城。軍黃軍冊。軍由篋而存之可也。與其清伍。孰

此變

與清屯。有餘而位不足。出其餘以食土著。在皆伍也。愚又

此變

以為。田賦之藉。必不可三也。三而一之。無若又任其邑長。而令

此變

一邑之籍。毋混他邑。一里之籍。毋溷他里。一戶之籍。毋溷他戶。

此變

則猶古者均田限田之遺也。愚又以為。郡邑之貢。必不可耄也。

此變

耄而士師。則神不王。耄而牧民。則志在得。功令督學使者。歲一

此變

稽士。令廩高等者貢其一可也。則猶古者強仕。艾官之遺也。愚

此變

又以為。錢法必不可罷也。塞私鑄之源。在收銅。弗令布。在封山

此變

弗令開。在禁賈。弗令貸。庶幾私爐銷。而公錢布帑藏之上利也。

此變

愚又以為。募兵必不可增也。死者弗令補。亡者弗令追。有罪者

此變

弗令宥。而嚴保甲。以精土著之守。清屯田。以養土著之戰。庶幾

此變

之戰。庶幾

此變募兵之法

募兵弱而土兵強竟壞之完計也損虛敦寔不至徒存其名循法就利不至先澤其害下而議法者得信任乎忠諒而浮言游詞不得撓此臣不得嘗上而主法者得信任乎忠諒而浮言游詞不得撓此

此下又言時事

上朝也雖然此就明問下詢者調劑之耳祖宗之法其弊而當救者此六者類也猶可言也其亡而無端緒者非此六者類也不可言也言及法亡則見以為狂而無當言及復古則見以為盭而不達而不知非

此論服采此論器用此論海運此論荐

祖宗意也祖宗常衣浣濯臨朝其裳服有章矣而今倡優得衣繅紵常器用陶瓦卻外夷玉碗矣而今閭閻得杯犀玉常自登萊海運餉遠東矣而竟以會通廢海常詔州縣隣黨荐舉矣而竟以科目廢荐寺鐺著令供灑掃矣自詩書工而曹劉既田

此論閣寺此論農此論武此論猶

楚種棄戶限二百株矣自機杼繁而楚粵曠武曹比試劣者且降戍矣今槩給半俸而執褲具官僧造周知冊且禁漫游矣今槩給度牒而緇黃充路法槩而不全勢也法亡而不修人也槩者振之不必盡合先王之跡轍而求合先王之意慮亡者續之而必以先王之臣民守先王之法度庶幾

古色黼然周開沈物

民曰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而繼之曰常舊服正法度夫顛者不可不持何憚于新舊者不可不服何嫌于常總之求以紹大業正法度無戾于先王而已愚所云救法之弊續法之亡皆先王善作之成憲又非若洛陽臨川之說出自胸臆創為軌度自异于赤帝藝祖之約而徒以駭漢宋諸臣之嗜聞也執事儻不少賤乎令芻蕘之議

天常而共王命敢煩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相見晉國表裡山河使幸而捷楚其猶北向楚而敗也雖方城為城漢水為池其亦何恃惟大夫圖之

左國 鏗然

答西北墾田水利問

萬曆癸未館試

大承李道統 樵 識

周館師 敬菴公 評

中四 段反 覆明 墾田 水利 之可 興盈 庭道 倚得 子而 决矣

往讀虞伯生及丘文莊所疏西北水田議竊有槩于心願從有識者一决之頃見廷臣累陳闢田便宜與一切委任經昼狀上可備國家緩急下可蘇江南轉漕外可固疆圉折胡虜之長技為計至深遠矣客有儼然造予據圖經前曰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故其人以耰鋤為生溝塍相錯如雲畝收十鐘歲不苦饑而又得為邊卒餉幽并薦萃之墟去四瀆也遠溪流自胡地徑長城逆柝入于中原左亘遼海右抵雲中若灣水路水諸處總不過八九道耳分之恐不易為力且今三輔地有延袤數十里相望飛塵無蹄涔者奈何予曰穡事豈僅倚成跡為利哉塗澮蓄畬何地而不可焚萊作膏壤濬其傍為漑不引流而停舍自若子不聞周天子之制乎周時以井田授民必有溝洫

皇明御講續集 卷之六 堂類

此言開溝洫則不患于水利之難

此言召募流移則不患于耕種之無人

在齊魯亡論未聞燕趙獨廢井田者不廢井田獨廢溝洫乎直世遠無復存耳矧京右一二舉行輒有驗可為他郡率先何子慮之膠也客又核版籍前曰江南戶口邑各鉅萬南畝之嬾子褰袵成帷并力而收奇羨顧茲赤野千里數百家保聚極目無與比隣壤土誠甚廣其誰為畊者又欲火耕水耨如江以南其誰為訓者奈何予曰西北居人少召募之法可行也東南人流携無告困此地者何啻巨億萬苟聽其樹藝六奚憚而不從監司復著令俾開水道者日有餼歲有賞與此邦人錯居疇得無習焉齊之人可使楚語楚之人可使齊語習故也何子慮之膠也客又取歷史及國朝諸書前曰趙充國嘗開屯田疑各安所習不聞如何興水利也河渠書六無所載唐宋罔有聞即異時立文莊及之而議竟寢倘有說耶予曰各利于國則為之雖往

此言有利于國則不必因古人

此言委任得人則不患无实效

昔未之有勿計也如必因古人之迹而後可則吳越文身之國今何以遽都會閩粵菁莪之區今何以遽郡邑吾不為昔人因而為後人因可也何子慮之膠也客退而述嘉隆間事難予曰利則為之是矣此有議開膠萊河議海運者並可其奏行之數年調支不能給尋復報罷西北水利恐滋虛談終鮮實效乎予默然深惟蹶然而起曰子何以料其必為議河議海運也者而嘗之若是其果若議河議海運也者而後嘗之是必委任未稱也審此議而任之得人謂非國家長策吾不信也客語塞選之廷議果然

夫天地之間，萬物並育，而各得其宜。此天之德也。故君子必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散。故君子必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散。

雨電對 萬曆癸未閣試

豫臺陳良軸 庶吉士

余問師 同麓公 評

不言 兩電 事應 而直 陳脩 德格 天之 實以 見君 之當 戒忠 也

問者曰。吾聞大造之生物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何乃電也。意者電其災乎。曰。然。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沴。氣。暄。霾。洪範五行傳曰。盛陽雨水。溫煖而陽熱。陰氣脇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雷。夫氣之以脇言也。沴孰甚焉。故其為狀也。如拳。如杯。如扇。如斗。如彈丸。如鳧卵。如雞子。如馬頭。如一升器。如桃李實。非若雷之動。而風之散也。非若雨之潤。而日之暄也。是故或殺人。殺蜚鳥。牛馬。或傷禾稼。傷麥豆。或損桑麻。蔬菜。或壞廬舍。甚者壞城郭。此其害非細也。故曰災也。曰吾聞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迺示以災。而不省。則怪異出矣。傷敗至矣。電誠災也。意者亦君之當戒乎。對曰。然。人君代天而為之子。其祚而享之也。亦惟天其厭而奪之。

也。亦惟天故。雖瑞見祥臻。天休滋至。猶凜乎懼。無以祗若之。于下也。而况電之灾乎。故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言戒也。彼憂厲警。禱勤桑林。豈非極治之聖人哉。而皇。乃爾他可知也。大戊戒也。而祥桑枯。高宗戒也。而殷邦靖。宣王戒也。而周道興。宋景戒也。而熒惑退。故王者遇灾。責躬省過。避殿減膳。徹樂下詔。求直言。極諫。孜孜。不自寧者。非靡文也。所以極精誠。回天意。消祲。釀和氣。承天之道也。不然。豈其以一人肆于民上。而泄。謔。灾異之罔聞。是以天為不足畏也。而可乎。故曰。當戒也。曰。灾誠當戒矣。乃有其灾也。必有其應。電將安應。此修省之君所必攷也。古之言電應者不一。禮曰。仲夏行冬令也。申豐曰。藏川池之水。棄而不用也。春秋感精符曰。大臣擅法也。劉向曰。臣侵君也。又曰。人君惡聞其過。朋邪為利。蔽賢施之也。又

歷考古
之言電
應者一
一精核

不以一
事自解
更正是
論

曰。信讒殺無罪也。春秋漢含孽曰。專以精并氣。疑為電。宋均注曰。謂若魯僖。脇于齊。以妾為妻也。董仲舒曰。法令緩。刑罰不行也。京房曰。君賦斂也。蔡邕曰。刑誅繁多之所生也。而徐光又曰。子推之不祀也。此其論孰當。如必按其應。而弭之也。將何修而可。曰。嘻。不然也。大君之精神。與天同體。一呼吸動靜。不可謂其無關於天也。而况其大者乎。若曰。電以某事致也。吾姑以某事弭之。此修焉。而彼黜焉。吾恐事天之道。不宜若是之疎也。子之事其親也。則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凡可以愜父母之心。殫人子之力者。何不用也。而能以一事自解乎。且天之道。微乎微矣。而搢。然以臆測之。舛也。春秋書災異。不言事應。豈聖人之見不及此哉。夫以一事應一灾。亦淺之乎其言天矣。而亦何以戒也。愚謂憂勤有道之主。正位以凝命。克謹以事天。起居必

皇明... 卷之...
陳凝命
事天之
寔非抱
忠悃者
不能

慎好惡必端。宮壺必正。女謁必疎。諧媚必遠。奸讒必斥。圖史必
親。任用必專。納諫必虛。施刑必當。若劉向董仲舒諸人所言皆
其修之既豫者也。不然亦其省之必周者也。而何以事應為詩
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省之之周也。又曰
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修之之豫也。斯聖人之所以為戒也乎。問
者唯唯而退。遂書其對。



